

妙檢大觀園



《红楼梦》连环画目录

- (1) 乱判葫芦案 (5) 宝玉受笞 (9) 红楼二尤 (13) 黛玉焚稿
(2) 宝黛初会 (6) 二进荣国府 (10) 抄检大观园 (14) 查抄贾府
(3) 熙凤弄权 (7) 鸳鸯抗婚 (11) 潇湘惊梦 (15) 巧姐避祸
(4) 黛玉葬花 (8) 宝玉瞒赃 (12) 金桂之死 (16) 宝玉出走

抄检大观园 《红楼梦之十》

原 著	曹 雪 芹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改 编	杨 根 相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绘 画	赵延平 冯正梁	上海市印刷九厂印刷
封面画	戴 敦 邦	开本787×1092 1/64 印张 3
装帧设计	任伯宏 杨秋宝	1981年10月 第1版 1981年10月 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根相 任伯宏	印数0,000,001—3,000,000

统一书号: 8081·12670 定价: 0.32 元

妙檢大現圖



原著

曹雪芹

改編

楊根相

繪畫

趙延平
馮正梁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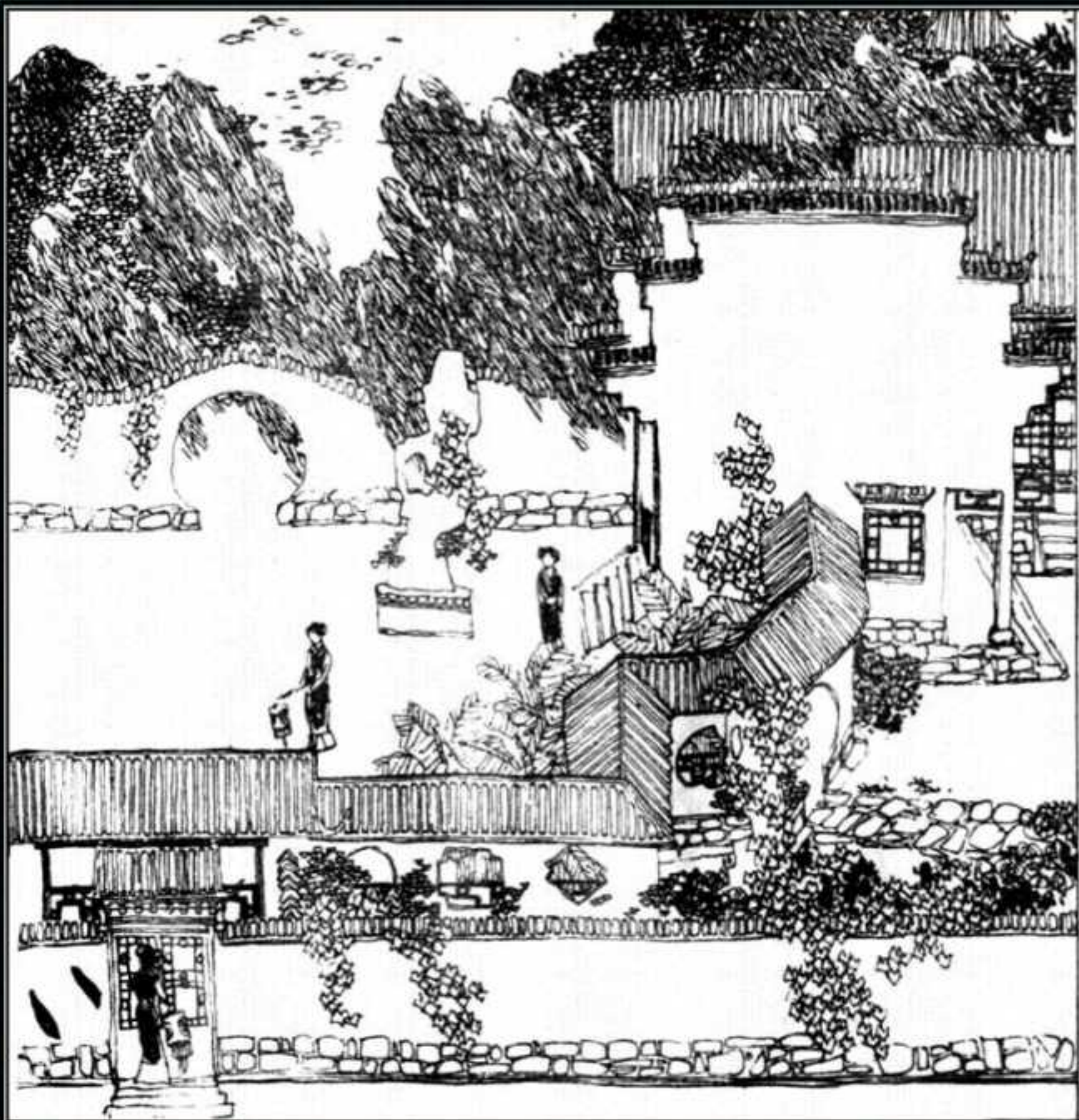


【内容提要】 本书根据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编绘。全书共分十六册，这是第十分册。

荣国府邢夫人，对王夫人和王熙凤独揽荣国府大权，心里不满，暗中找寻岔子，给王夫人和熙凤为难。

一日，邢夫人在大观园中拾到一个绣春囊，专程派人送给王夫人。王夫人又羞又恼，与熙凤秘密商议，突然袭击，抄查大观园。只因这一场查抄，撵走了迎春的丫头司棋，迫使芳官等三个丫头出家做尼姑，正患重病的晴雯，也被活活折磨而死。真是主子不和，丫头遭殃。深刻地暴露了封建大家庭的丑恶。

却说一日晚上，宝玉方才睡下，丫环们正欲安歇，忽听有人来敲院门。老婆子开了，见是赵姨娘房内的丫头小鹊。问她作什么，小鹊不答，直往里走，来找宝玉。





小鵲见了宝玉，悄悄说道：『我来告诉
你个信儿，方才我们奶奶，咕咕唧唧
的，在老爷跟前不知说了你些什么，我
只听见「宝玉」二字。仔细明儿老爷和你
说话吧。』说毕，回身就走。

宝玉素知赵姨娘心术不正，跟自己仇人似的，又不知她说些什么，便如孙大圣听见了『紧箍咒』，登时四肢五内，一齐不自在起来。想来想去，别无他法，只有理熟了书，预备明儿盘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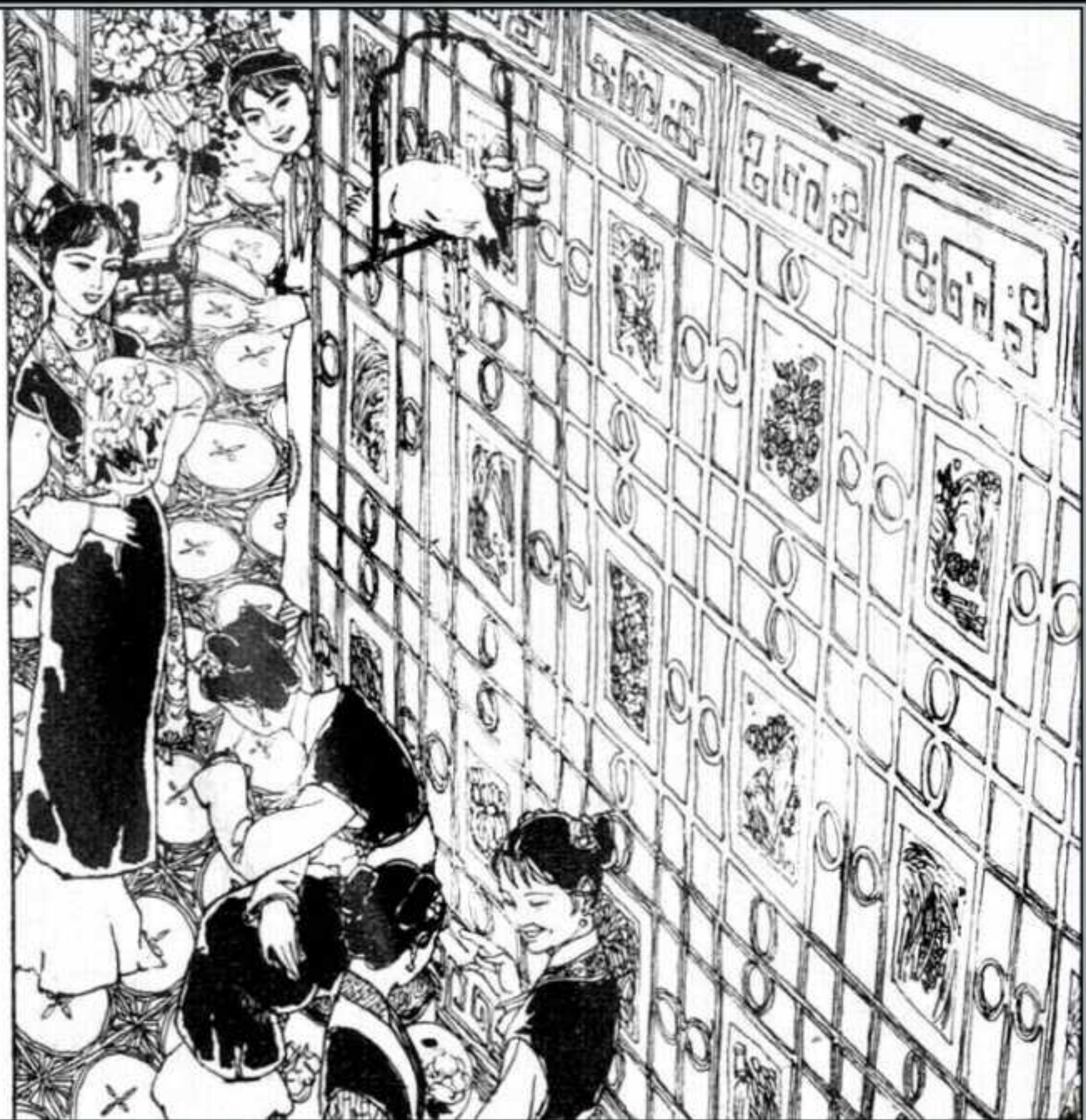




想罢，忙披衣起来要读书。心中又自后悔，早知如此，该天天好歹温习些。如今若温习这个，又恐明日盘究那个。一夜工夫，总不能全都温习。因此，越添了焦躁。

宝玉读书，不值紧要，却累着一房丫环们都不能睡。一会儿，那些小的都困倦起来，前仰后合。晴雯骂道：『小蹄子们！偶然一次睡迟了些，就装出这腔调儿来，再这么着，我拿针扎你们！』





话犹未了，只听『咕咚』一声，一个小丫头坐着打盹，一头撞到壁上，从梦中惊醒，却正是晴雯说这话时，只当是晴雯打了她一下，哭着央说：『好姐姐！我再不敢了！』众人都笑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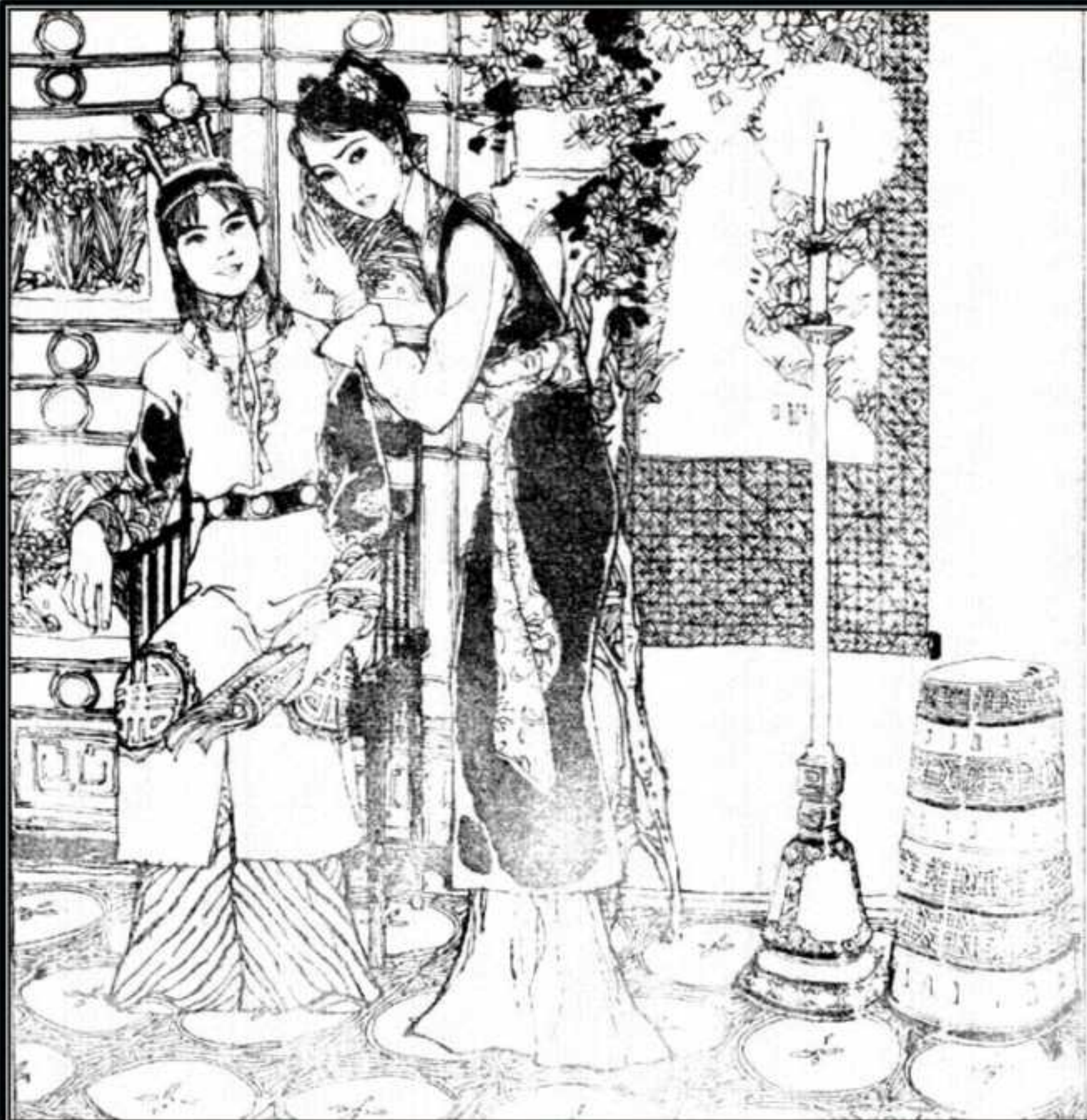
宝玉忙劝道：『饶她吧。原该叫她们睡去。你们也该替换着睡。』袭人道：『小祖宗！你只把心暂且用在书上，等过了这一关，再张罗别的吧！』宝玉听她说的恳切，只得又读几句。





正说间，只听春燕、秋纹从后房门跑进来，口内喊说：『不好了！一个人打墙上跳下来了！』众人听说，忙问：『在哪里？』即喝起人来，各处寻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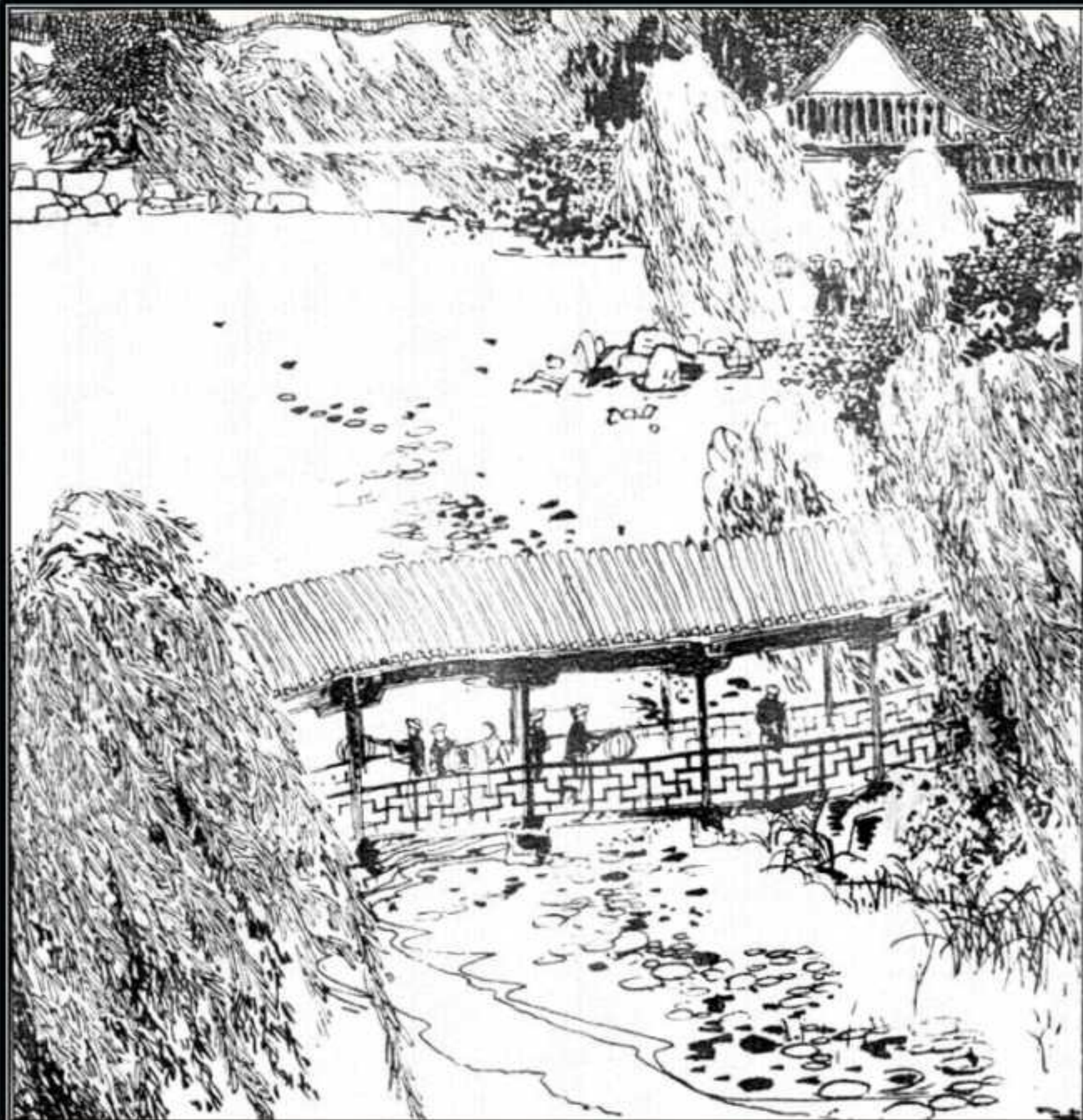
晴雯見宝玉讀書苦惱，勞費一夜神思，明日也未必妥當，正要替宝玉想個主意，好脫此難。忽然碰着這一驚，便生一計，向宝玉道：『趁這機會，快裝病，只說吓着了。』这话正中宝玉心怀。





一时叫起上夜的来，打着灯笼，各处搜寻，并无踪迹。都说：『小姑娘们想是睡花了眼，风摇树枝儿，错认了人。』晴雯道：『放屁！刚才我们都亲见的，如今宝玉吓病了，我还要取安魂药去呢！』

众人只得又各处去找。晴雯和秋纹果到上房里要药去，故意闹的众人皆知宝玉吓病了。王夫人忙命人来看视，又吩咐上夜人仔细搜查。于是园内灯笼火把，直闹了一夜。





贾母闻知宝玉被吓，细问原由，众人不敢隐瞒，只得回明。贾母道：『我料有此事。如今各处上夜的都不小心还是小事，只怕他们就是贼，也未可知。』

当下邢夫人、凤姐等都在座，听了这话，都默无所答。独有探春出位笑道：『近因凤姐姐身子不好，园里的人，比先放肆许多。先前不过三四个人聚在一处，或掷骰，或斗牌，如今竟开了赌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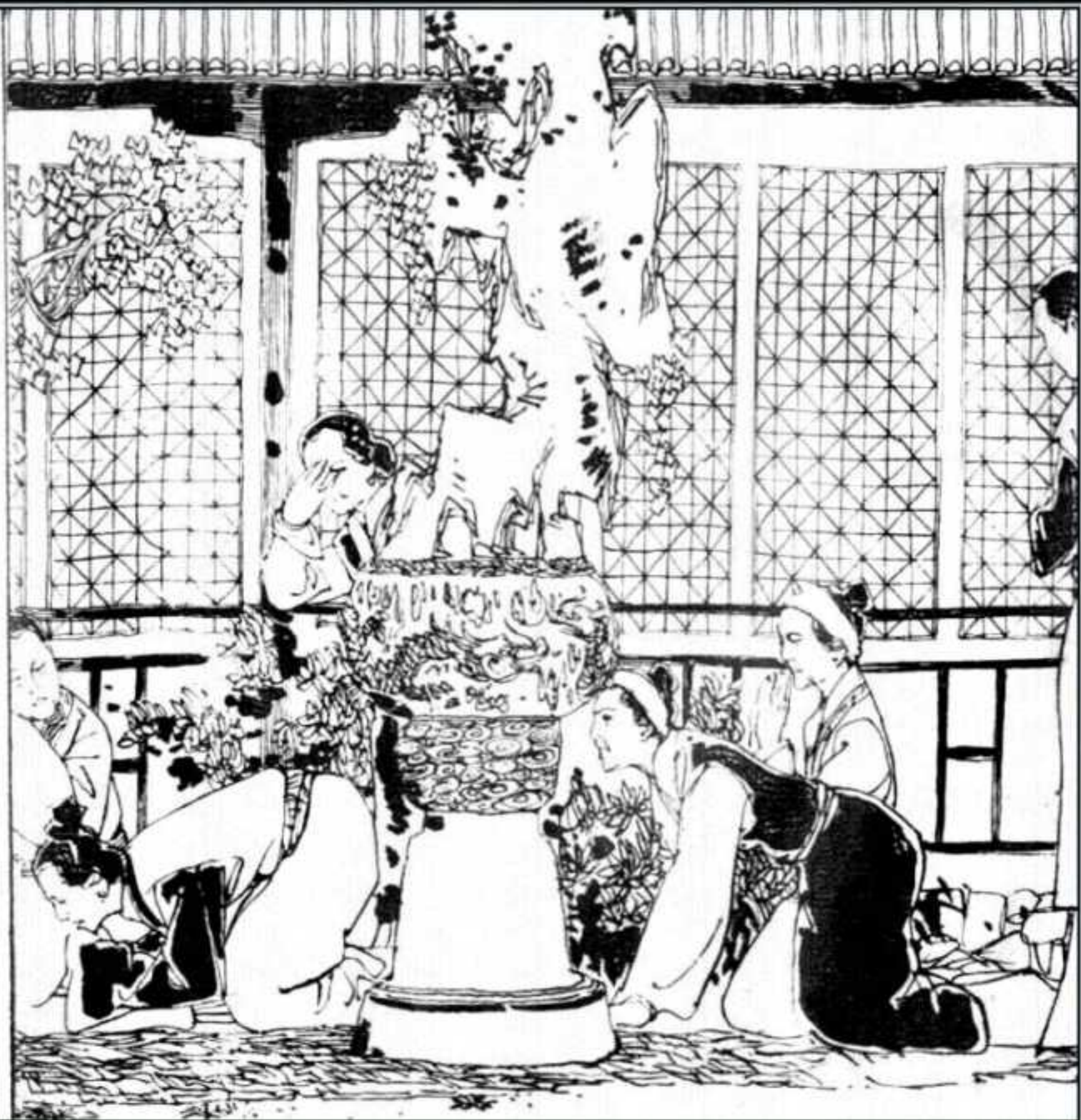




贾母忙说：『你既知道，为什么不早来回我？』探春回说已告诉了管事的人。贾母道：『你姑娘家，哪里知道这里头的厉害？夜间既要钱，就保不住不吃酒，既吃酒，什么事做不出来？』

凤姐见贾母如此说，忙回头命人速传林之孝家的等总理家事的四个媳妇来，当着贾母申飭了一顿。贾母命：『即刻查了头家赌家来！』林之孝家的等见贾母动怒，谁敢徇私，忙去园内盘查。





不一会儿，便查了个水落石出。查得大头家三人，小头家八人，聚赌者统共二十多人，都带来见贾母，跪在院内，磕响头求饶。

这大头家一个是林之孝家的亲家，一个是厨房内柳家媳妇的妹妹，一个是迎春的乳母。贾母便命将钱没收，骰子纸牌一并烧毁，为首的每人打四十大板，拨去管理厕所。





黛玉、宝钗、探春等见迎春的乳母如此，也是『物伤其类』，都起身笑向贾母讨情，说：『这个奶奶，素日原不玩的，求看二姐姐面上，饶过这次吧。』贾母不许。

一时，大家散出。邢夫人便去瞧迎春。刚进园门，只见贾母房内的一个小丫头，名唤傻大姐的，手里拿着个花红柳绿的东西，笑嘻嘻走来。因说：『傻丫头，得了个什么稀罕物儿，拿来我瞧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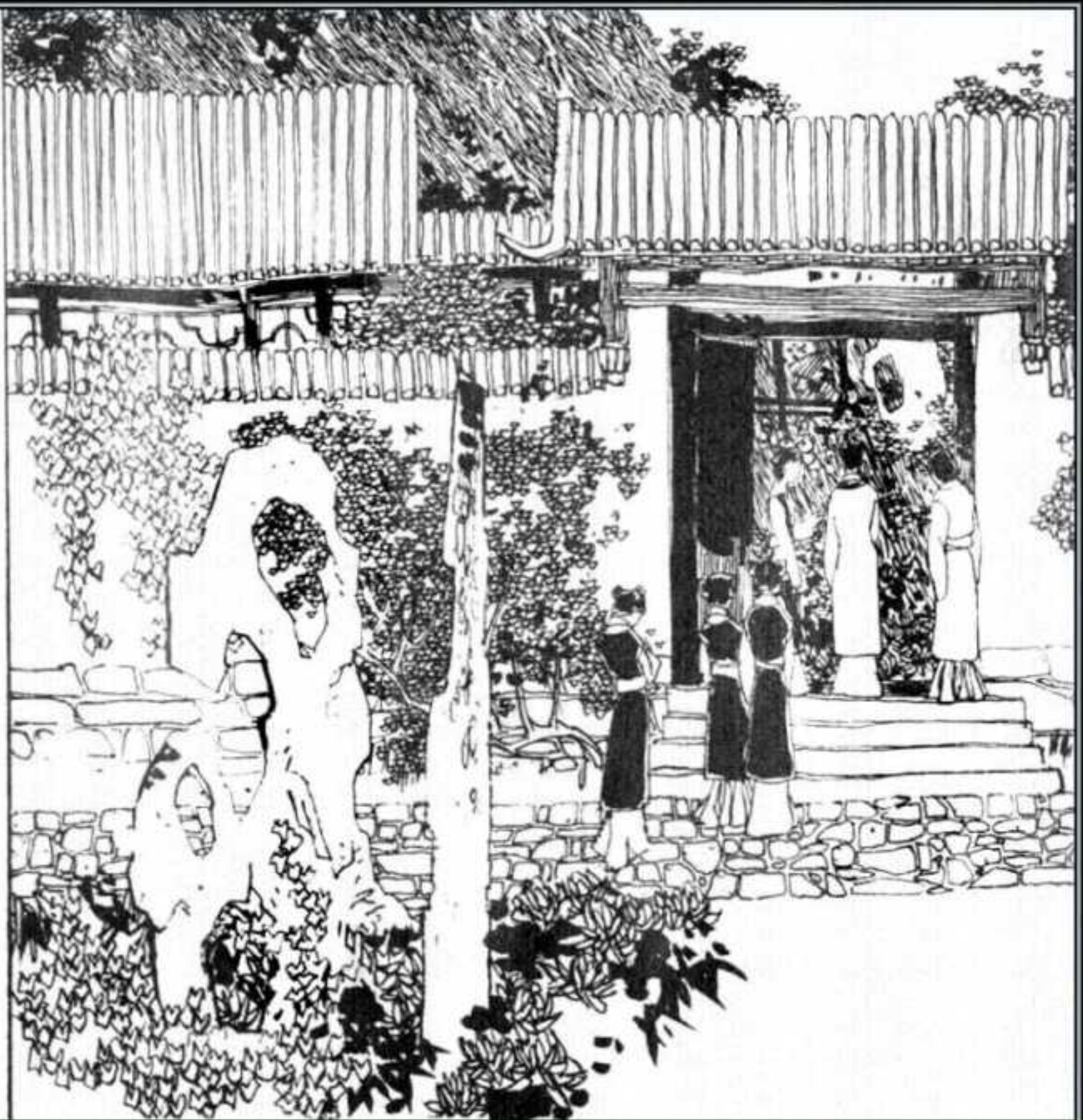




这傻大姐年方十四岁，因心性愚顽，故起名为『傻大姐』。方才在园里拾到一个五彩绣春囊，不知是什么玩物，正要拿去给贾母看，见邢夫人问，便笑道：『真是个稀奇物儿，太太瞧一瞧。』

邢夫人接過一看，吓得連忙攥住，問：『你是哪里得的？』傻大姐道：『我掏促織兒，在山子石后頭拣的。』邢夫人道：『這不是好东西。以后再別提了。』傻大姐吓黃了臉，說：『再不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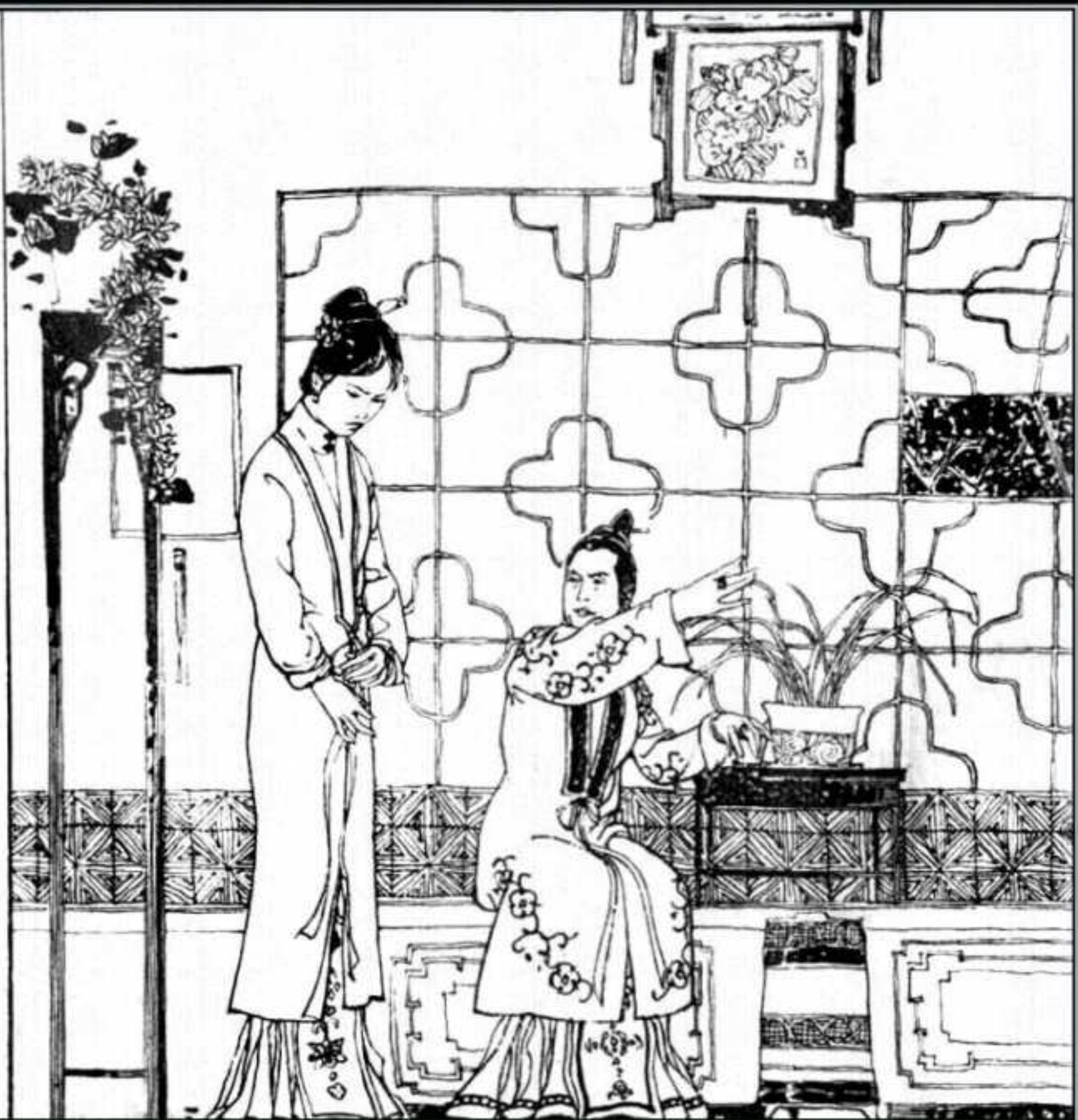




邢夫人回头看时，都是些女孩儿，不
便递给她们，自己便塞在袖里。心里十
分罕异，揣摩此物从何而来，且不形于
声色，先来迎春房里。

迎春正因她乳母获罪，心中不自在，忽报母亲来了，遂接入。奉茶毕，邢夫人说道：『你这么大了，你那奶妈子行此事，你也不说说她。如今别人都好好的，偏咱们做出这事来，什么意思？』





迎春低头弄衣带，半晌答道：『我说她两次，她不听，也叫我没法儿。』邢夫人道：『胡说！她不好，你就该拿出姑娘的身份来。她敢不依，你就回我去才是。』迎春只低着头不语。

邢夫人见她这般，冷笑道：『你是大老爷跟前的人养的，你娘比赵姨娘强十分，你也该比探丫头强才是。怎么反不及她一点？』





正说着，人来回：『璉二奶奶来了。』

邢夫人听了，冷笑两声，命人出去说：『请她自己养病，我这里不用她侍候。』接着又有探事的小丫头来报说：『老太太叫。』邢夫人方起身往前边来。

邢夫人走后，绣橘向迎春道：『那一个累金凤，必是老奶奶拿去，当了作赌本了。姑娘该叫人去问她一声。』迎春道：『何用问？我只说她拿了去，不过一时半晌，仍悄悄拿回来，谁知她就忘了。』





绣橘道：『何曾是忘记？她是看准了姑娘的性格，才这么着。如今我有个主意，将此事回明二奶奶，她或着人要，或拿几吊钱替她赎了，如何？』迎春忙道：『罢，罢！宁可没有了，又何必生事？』

谁知迎春乳母之媳玉柱媳妇来求迎春去讨情，听了此话，忙进来向绣橘陪笑道：『姑娘，你别去生事。累金凤原是我们奶奶输了几个钱，没得捞本，所以借去，我们终久是要赎回来的。』





玉柱媳妇接着便要迎春去为她婆婆讨情。迎春道：『好嫂子，你趁早丢了这妄想。方才林妹妹大伙儿说情，老太太还不依，何况我一个人？我自己臊还臊不过来，还讨臊去？』

玉柱媳婦明欺迎春好性兒，說：『自从邢姑娘來了，太太吩咐一個月省出兩銀子給舅太太去，这里就时常短了這個，少了那個，那不是我們供給的？難道我們就白填了？』





绣橘不待说完，便和她争了起来。迎春听玉柱媳妇是在发泄对邢夫人的不满，忙止道：『罢，罢！你不必拉三扯四的乱嚷，我也不要那累金凤了。就是太问时，我只说丢了，你出去歇歇吧！』

绣橘不依，跟那媳妇大叫大嚷。司棋正病在床，此时也顾不得身子，勉强过来，帮着绣橘，说玉柱媳妇。迎春劝三人不听，自拿了一本《太上感应篇》去看。





三人正没开交，可巧宝钗、黛玉、宝琴、探春等，因恐迎春不自在，约着来安慰。迎春见众人来了，便放下书起身迎接。玉柱媳妇见有人来，且又有探春在内，不劝自止了，趁便想走。

探春坐下，便问：『刚才谁在这里说话，倒象拌嘴似的？我听见什么「金凤」，又是什么「没有钱」，只向我们奴才要。」难道姐姐向奴才要钱不成？』司棋、绣橘道：『姑娘何曾向她要什么了？』





探春道：『姐姐既没有和她要，你叫她进来，我倒要问问她。』迎春笑道：『和你们无碍，何必如此？』探春道：『姐姐的事，和我一般，她说姐姐，即是说我。但不知累金凤怎么又夹在里头？』

玉柱媳忙進來用話掩飾。探春深知其意，笑道：『你真糊涂，你婆婆已得了不是，你便趁此求二奶奶去，拿些錢贖來就完了，总有十个罪也只她一人受罰。在这里大声小气，如何使得！』





玉柱媳妇被探春说出真病，也无可
赖了，只不敢往凤姐处自首。探春笑道：
『我不听见便罢，既听见，少不得替你们
分解分解。』说着，向侍书使了个眼色，侍
书便出去了。

这里正说话，忽见平儿进来。宝琴拍手笑道：『三姐姐敢是有驱神召将的符术？』黛玉笑道：『这倒不是道家法术，倒是用兵最精的所谓「守如处女，出如脱兔」，「出其不备」的妙策。』





探春问平儿：『你奶奶可好些了？真是病糊涂了，事事都不在心上，叫我们受这样的委屈。』平儿忙道：『谁敢给姑娘气受？姑娘吩咐我。』玉柱媳妇听说，方慌了手脚。

玉柱媳婦趕着上來要说原故，平儿正色道：『姑娘这里说话，也有你混插嘴的？』又说绣橘：『都是你们不是！姑娘好性儿，你们就该打出去，然后再回太太去才是。』玉柱媳婦红了脸，才退出去。





探春向平儿说了事情的原委，平儿便问迎春如何处置？迎春见问，笑道：『问我，我也没有法子。他们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讨情，也不去加责，任凭你们处治。』众人都笑起来。

正笑間，忽見宝玉也來了。原來管廚房的柳家媳婦求了宝玉，宝玉因來約迎春同去討情，忽見許多人在此，不便說討情一事，只說是來看二姐姐。众人也不在意，大家閑話。





平儿便出去办累金凤一事。那玉柱媳妇紧跟在后，口内百般央求：『姑娘口内超生，我横竖去赎了来。』平儿笑道：『你迟也赎，早也赎。趁早儿取了来，交给我，一字不提。』

玉柱媳婦听说，方放下心来，说：『姑娘自去贵干，赶晚赎了来，先回了姑娘，再送去。』平儿道：『赶晚不来，可别怨我！』说毕，二人方分路各自散了。





平儿到房，正与凤姐说此事。只见贾璉进来，说：『前儿我和鸳鸯借当，大太太怎么知道了，叫我借二百银子，我说无处借，她就说我连老太太的东西都有神通弄出来，这会二百银子就这样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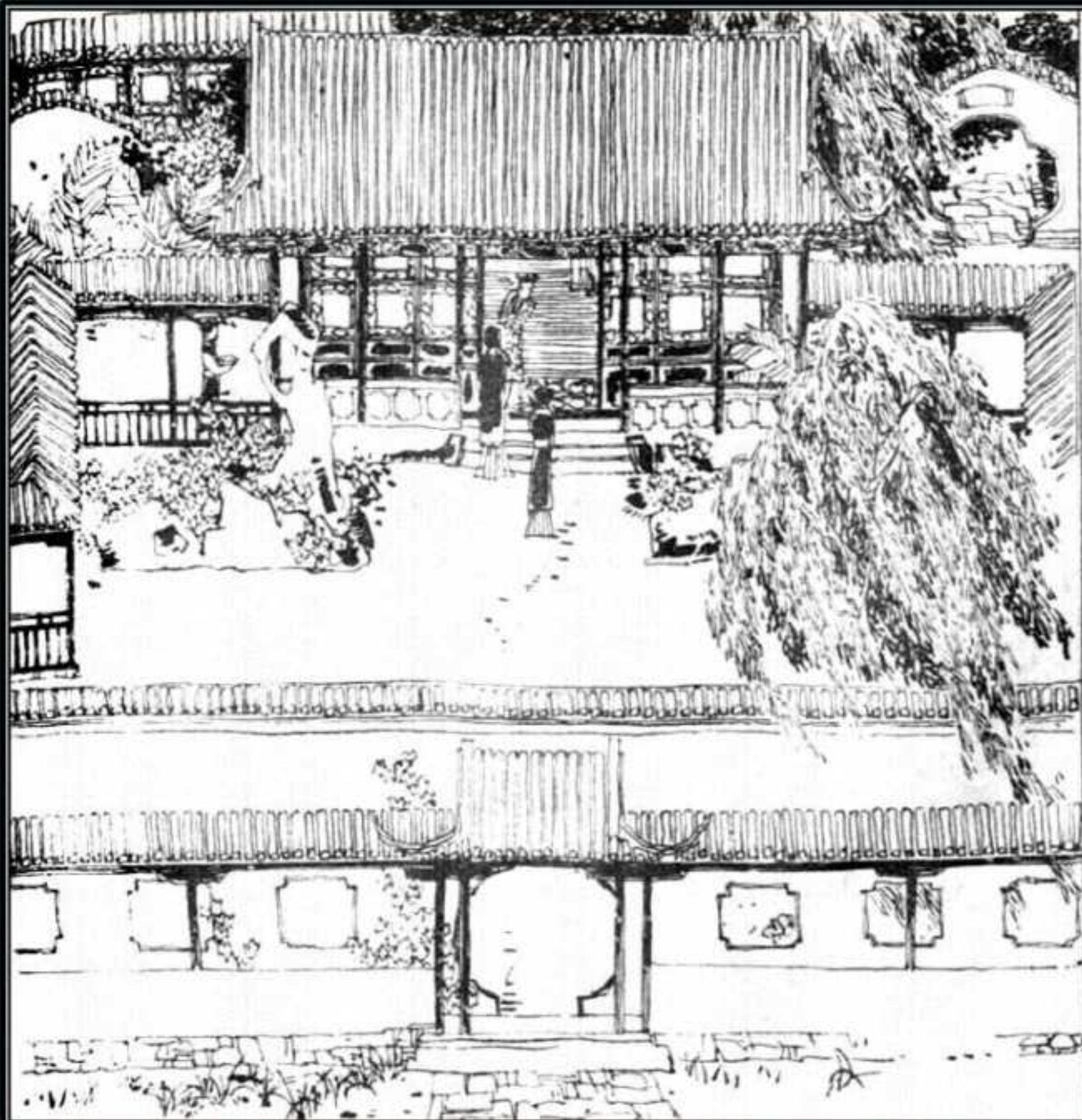
贾璉又道：『我想大太太分明不短，何苦又来寻事！』凤姐道：『那日并没个外人，谁走了这个消息？』平儿想了想，说：『那日说话时没人，必是晚上送东西来时，不知被谁看见了。』





凤姐思虑了一会，叫平儿：『把我的金首饰再去押二百银子来，把太太打发要紧，别又讨没意思。』平儿将首饰交与旺儿媳妇，不一时，拿了银子来，贾琏亲自送去。

贾璉才走，人报：『太太来了。』凤姐听了诧异，不知何事，忙与平儿等迎出来。只见王夫人脸色难看，只带一个贴身丫头走来，一话不发。





王夫人走至里间坐下，凤姐忙捧茶，陪笑问道：『太太今日高兴，到这里逛逛？』王夫人喝命：『平儿出去！』平儿见了这般，忙应了一声，带着众小丫头一齐出去。

凤姐着了慌，不知有何事。只见王夫人含着泪，从袖里扔出一个香袋来，说：『你瞧！』凤姐忙拾起一看，见是十锦春意香袋，也吓了一跳，忙问：『太太从哪里得来？』





王夫人颤声说道：『这样东西，大天白日，明摆在园里山石上，被丫头拾着，亏你婆婆看见，截住了。我且问你：这个东西如何丢在那里？』凤姐也变了颜色，忙问：『太太怎么知道是我的？』

王夫人哭道：『你反问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们小夫小妻，余者老婆子们，要这个何用？你还和我赖！倘或丫头们拣着，你姐妹看见，这还了得！』凤姐听说，又急又愧，顿时紫涨了面皮。





凤姐跪下诉道：『太太说的固然有理，但我并无这样东西。我是年轻媳妇，那边太太常带着几个小姨娘来园里，还有珍大嫂子也常带过佩凤她们来，又焉知不是她们的，太太请细想。』

王夫人听这话很近情理，叹道：『你起来。我也知道你不致这样轻薄。但如今怎么处？你婆婆才打发人封了这个给我瞧，把我气了个死！』凤姐道：『太太快别生气，且暗暗访察，才能得个实在。』





凤姐要王夫人趁着赌钱的因由，命几个贴近的人，以查赌为由，在园里细细查访；丫头中如有生事作耗的，也趁此拿个错儿撵了出去。王夫人听说得有理，命人传了周瑞家的等来。

一时，周瑞家的与吴兴家的、郑华家的、来旺家的、来喜家的五家陪房进来。王夫人正嫌人少，忽见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来打听此事，便向她说：『你去回了太太，也进园来照管照管。』





王家的因丫环们素日不趋奉她，心里早不自在，便道：『这些女孩子，早该严紧些。一个个象受了诰封似的，头一个是宝玉屋里的晴雯，仗着模样标致，又长了一张巧嘴，妖妖调调，不成体统！』

王夫人猛然触动往事，问凤姐：『上次我们跟了老太太进园，有一个眉眼象你林妹妹的，在那里骂小丫头，想必就是她了？』凤姐道：『太太说的倒很象她，我忘了那日的事，不敢混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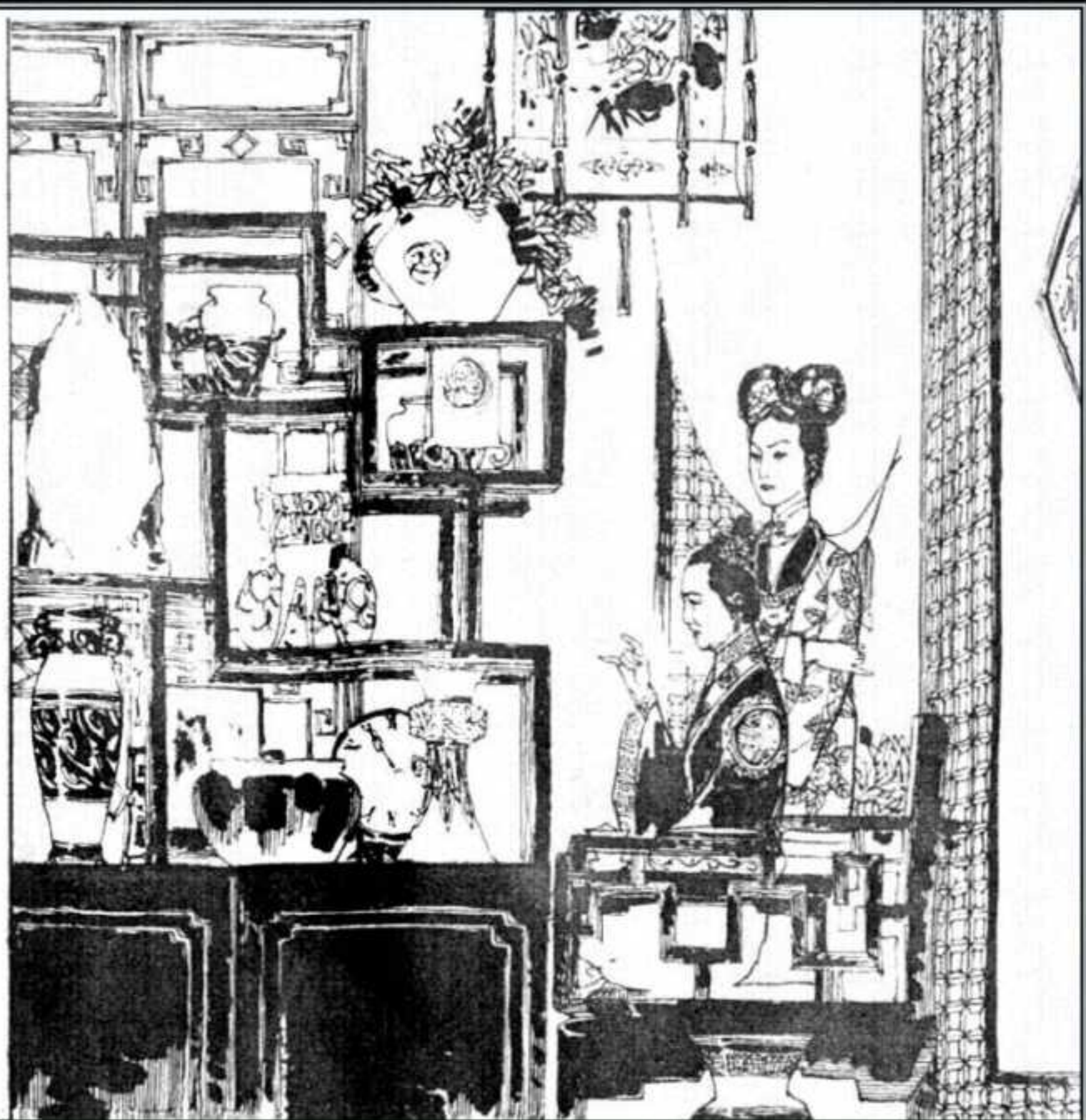




王夫人道：『我一生最嫌这样的人！好好的宝玉，倘或叫这蹄子勾引坏了，那还了得！』王善保家的献策道：『不如此刻叫了她来，太太瞧瞧。』王夫人因命丫人去叫晴雯即刻来。

小丫头走入怡红院，正值晴雯身上不好，睡中觉起来，发闷呢。听如此说，也没十分妆饰，便跟了小丫头来。





王夫人一见她钗鬟鬓松，衫垂带褪，大有春睡刚醒之态，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冷笑道：『好个美人儿！真象个「病西施」了！你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宝玉今日可好些？』

晴雯一听，便知有人暗算了她。就不肯以实话答应。跪下回道：『我不大到宝玉房里去，宝玉的好歹我不能知，那都是袭人和麝月的事。』王夫人道：『这就该打嘴，你是死人，要你做什么？』





晴雯道：『我原是跟老太太的，因老太太说园大、人少，宝玉害怕，所以拨了我去外间屋里上夜，看屋子的。宝玉的饮食起居，有袭人、麝月几个人。太太既怪，此后我留心就是了。』

王夫人信以为实，忙说：『阿弥陀佛！你不近宝玉，是我的造化，不劳你费心！』因向王家的道：『你们进去，好生防她几日，等我回过老太太，再处治她。』喝声：『出去！我看不惯你这个样儿！』



晴雯只得出来。这一气非同小可，一出门，便拿绢子捂着脸，一头走，一头哭，直哭到园内去。



这里王夫人向凤姐自怨道：『这几年我越发精神短了，这样妖精似的东西，竟没看见！只怕还有，明日得查查。』凤姐见王夫人盛怒，又因王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肚里有话，也不敢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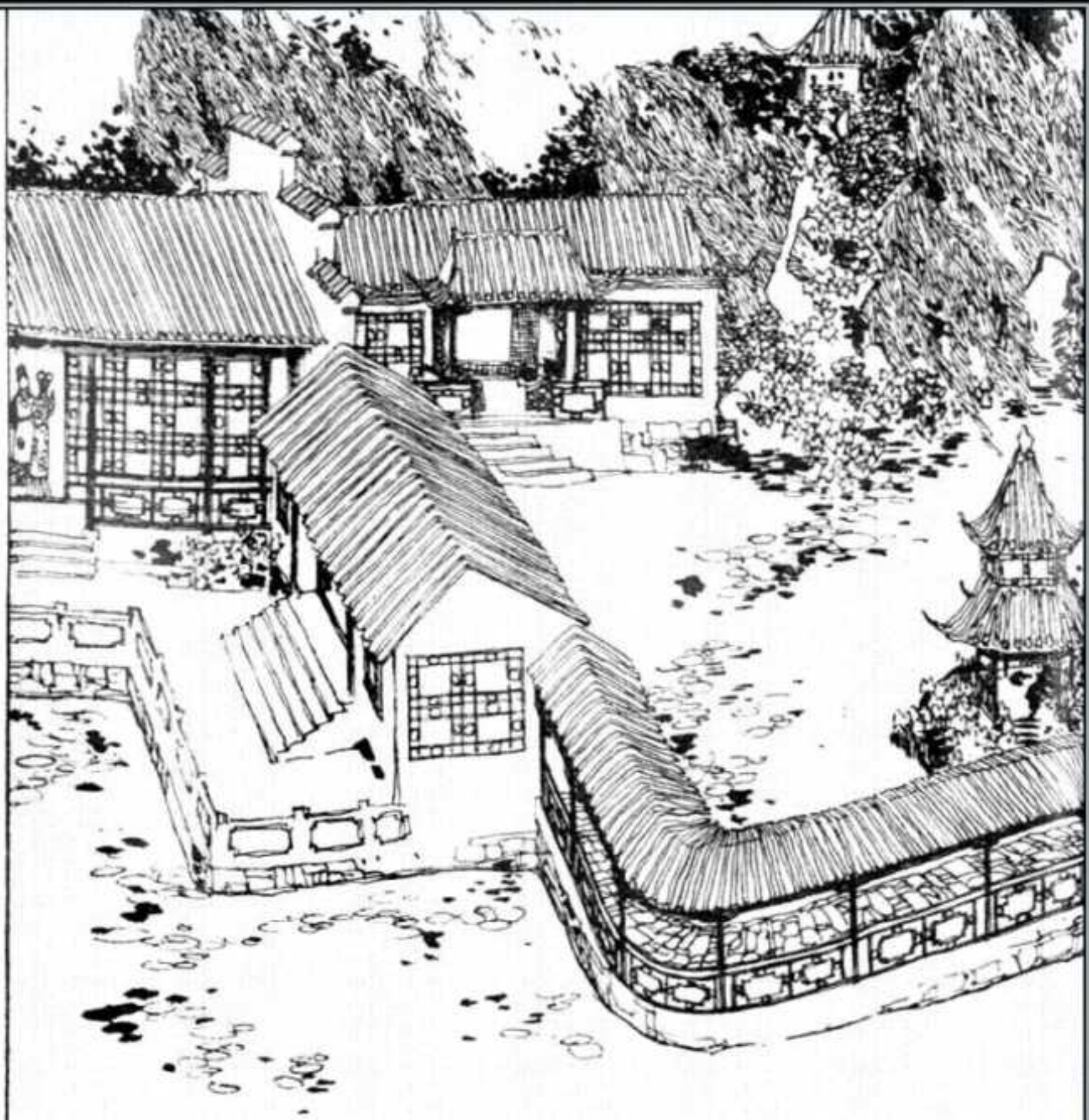




王善保家的道：『如今要查这个极容易，等晚上关了园门，来个冷不防，到各处丫头房里搜寻。谁有这个，自然还有别的，那时翻出别的来，自然这个也是她的了。』王夫人点头道：『这话倒是。』

晚饭后，王善保家的便请了凤姐一并进园，喝命将角门皆上锁。便从上夜的婆子处抄起，不过是些多余攒下的蜡烛灯油等物。王善保家的道：『这也是脏，不许动，等明日回过太太再动。』





接着就到怡红院中。那时宝玉正因晴雯不自在，忽见这一群人来，直扑丫头们的房门去，因问凤姐是何故。凤姐道：『丢了一件要紧东西，怕丫头们偷了，所以查一查，去疑儿。』

王善保家的搜了一回，见几个箱子，问是谁的？都叫本人来打开。袭人见晴雯这样，又见这番抄拣，必有异事，便自己先出来打开箱子，任其搜拣，不过是平常之物。





挨次都一一搜过，到晴雯的箱子，因问：『是谁的？怎么不打开叫搜？』只见晴雯闯进来，『豁啷』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着底子，往地下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来。

王家的紫涨了脸道：『姑娘，你别生气。我们奉太太的命来搜索，你不叫翻，我们回太太去。』晴雯指着她的脸道：『你说你是太太打发来的，我还是老太太打发来的呢！』





凤姐见晴雯说话锋利尖酸，心中甚喜，却碍着邢夫人，忙喝住晴雯。那王家的又羞又气，刚要还言，凤姐道：『妈妈，你不必和她一般见识，且只顾搜，咱们还到各处走走呢！』

王善保家的只得忍了这口气，细细的看了一眼，也无甚私弊之物，回了凤姐，要别处去。凤姐道：『你可细细的查，若查不出来，难回话的。』众人都道：『都查过了，没有什么差错东西。』





凤姐听了，便和众人一径出来，往别处去。一面向王家的道：『我有一句话：要抄拣只抄拣咱们家的人，薛大姑娘屋里，断乎抄拣不得的。』王家的笑道：『这个自然，岂有抄起亲戚家来的！』

一头说，一头到了潇湘馆内。此时黛玉已睡了，忽报这些人来，不知为甚事，才要起来，只见凤姐已走进来，忙按住她不叫起来，陪着她说些闲话。





那王善保家的带了众人，到了丫环房中，也一一开箱倒笼抄拣了一番。因从紫鹃房中搜出两个荷包并扇套，打开看时，皆是宝玉往日手内曾拿过的。

王家的得了意，忙请凤姐过来看：『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凤姐道：『宝玉和她们从小在一处，这些都是宝玉的旧东西。』紫鹃笑道：『直到如今，我们两下里的账也算不清，要问这个，连我也忘了。』





王善保家的便笑道：『既是二奶奶知道就是了。』说着，一行人出了潇湘馆，又往探春院内来。

谁知早有人报与探春，遂命众丫环秉烛开门而待。一时众人来了，探春故问：『何事？』凤姐笑道：『因丢了一件东西，怕旁人赖这些女孩子，所以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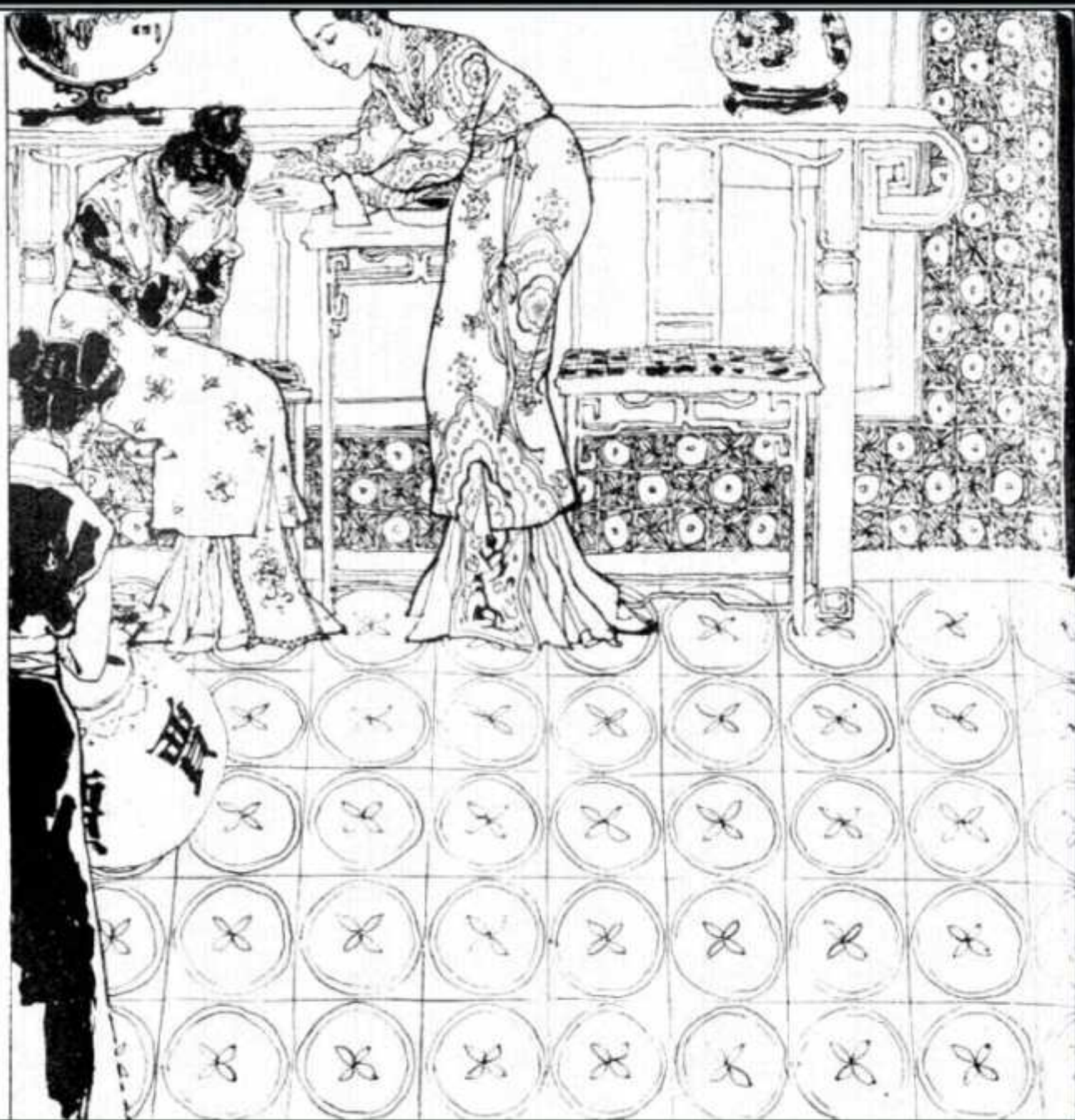




探春笑道：『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些贼，我就是头一个窝主。既如此，先来搜我的箱柜，她们偷了来的，都交给我藏着呢。』说着，便命丫环们把箱柜一齐打开，请凤姐去抄阅。

凤姐陪笑道：『我不过奉太太的命来，妹妹别错怪了我。』因命丫环：『快给姑娘关上。』探春道：『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要搜我的丫头，这可不能！你们不依，只管回太太去。』





探春又道：『你们别忙，自然抄的日子有呢！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说着，不觉流下泪来。

周瑞家的便道：『既是女孩子的東西全在這裡，奶奶且請別處去吧。』探春道：『可細細搜明白了，若明日再來，我就不依了。』鳳姐笑道：『既然丫頭們的東西都在这里，就不必搜了。』





探春冷笑道：『你果然倒乖！连我的包袱都打开了，还说没翻！你趁早说，若还要翻，不妨再翻一遍。』凤姐只得陪笑道：『已经连你的东西都搜索明白了。』

那王善保家的仗着是邢夫人的陪房，连王夫人尚另眼相看，便要趁势作脸，越众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的笑道：『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没有什么。』





只听『啪』的一声，王家的脸上早着了一巴掌。探春指着问道：『你是什么东西！我不过看着太太面上，叫你一声『妈妈』，你就狗仗人势，如今越发了不得了，索性望我动手动脚的了！』

探春说着，便亲自要解钮子，叫凤姐细细的翻。凤姐忙喝王家的说：『妈妈吃两口酒，就疯疯颠颠起来，快出去，别再讨没脸了！』又劝探春：『好姑娘，别生气。她算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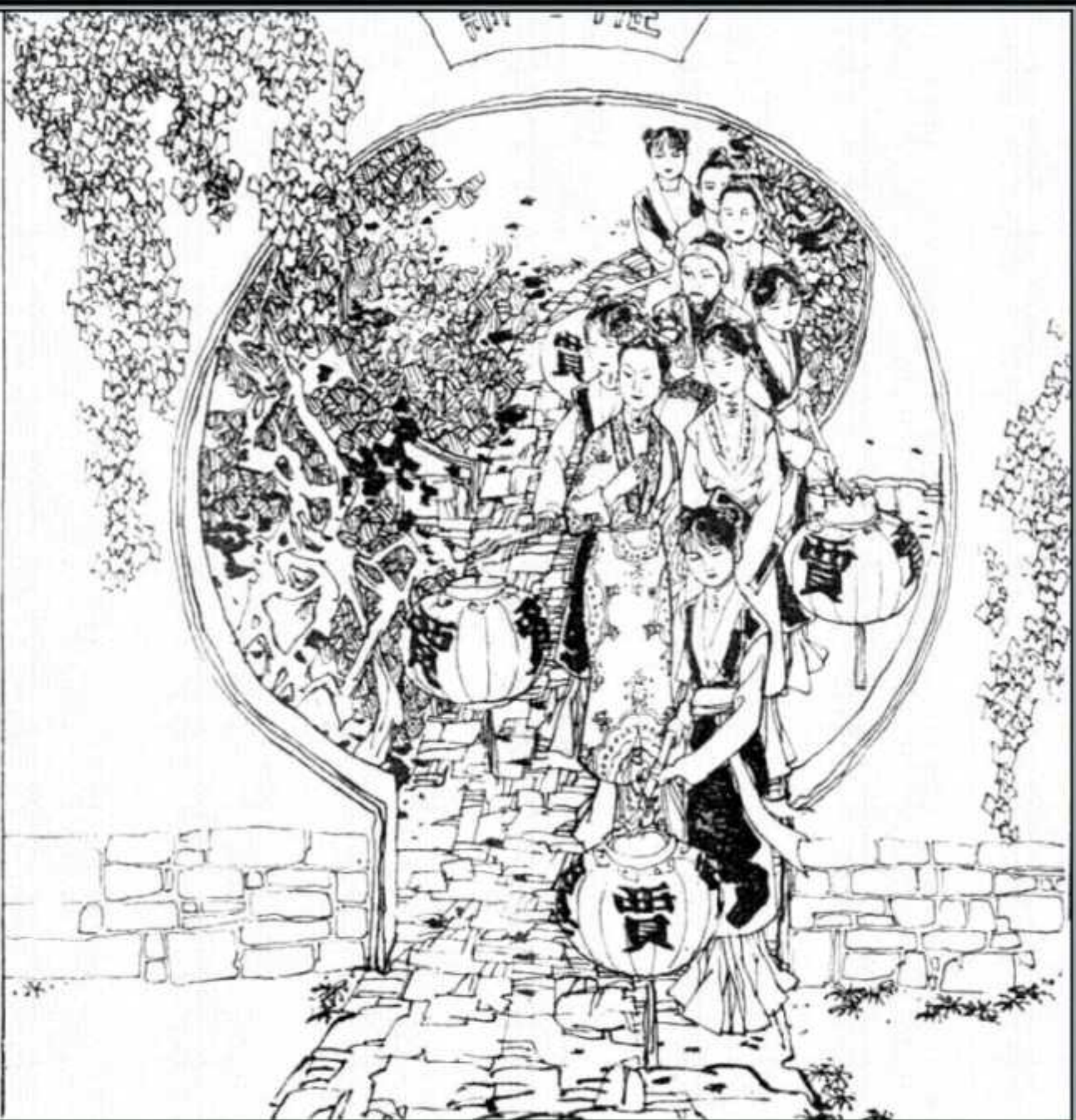




王善保家的赶忙躲出窗外，只说：
『罢了，罢了！这也是头一遭挨打！我明
儿回了太太，仍回老娘家去吧！』探春喝
命丫环：『你们听着她说话，还等我和她
拌嘴去不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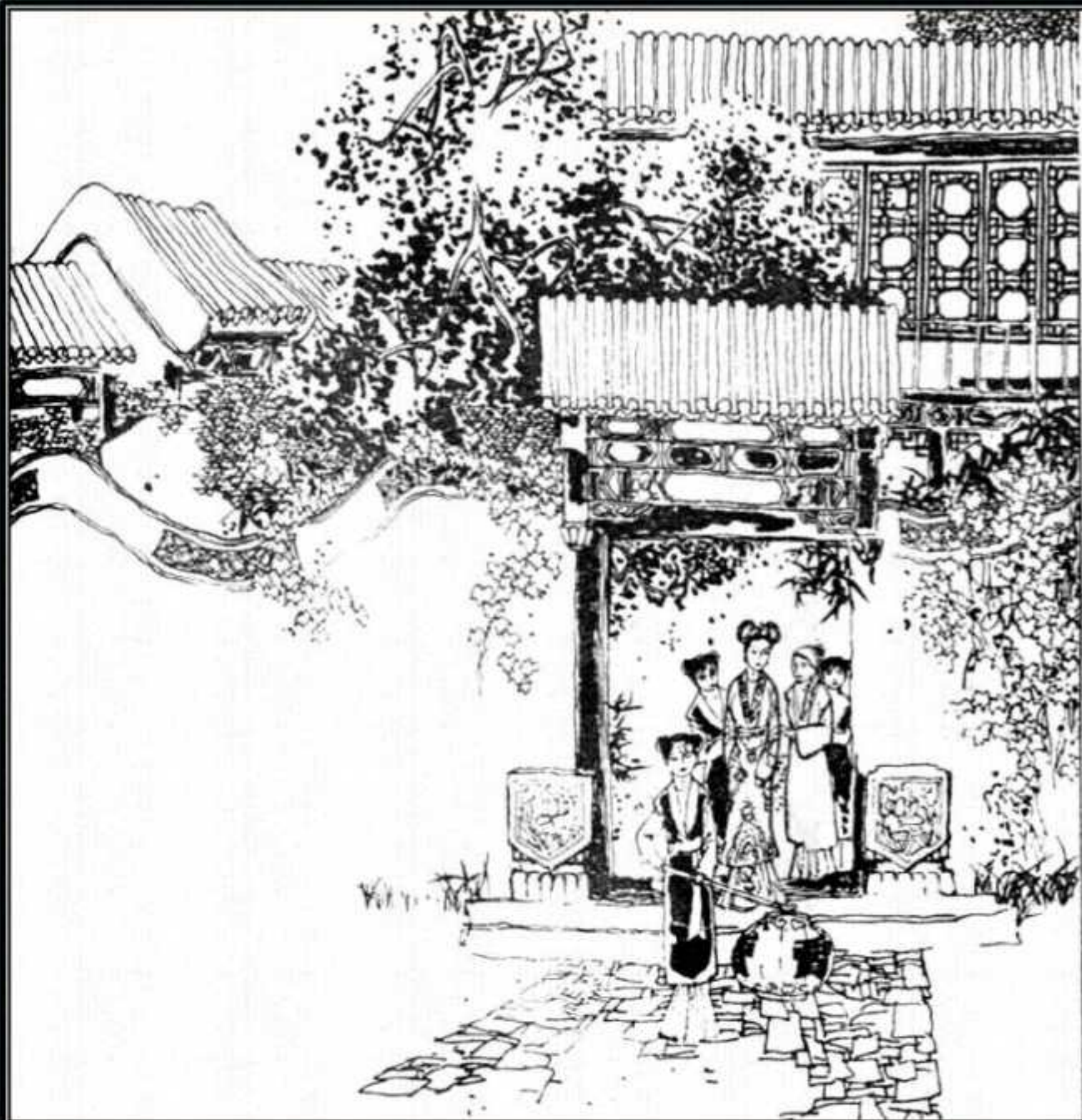
侍書便出去說道：『媽媽，你省一句吧。你果然回了老娘家，倒是我們的造化了，只怕你舍不得去！』凤姐笑道：『好丫頭！真有其主必有其仆。』探春道：『我們做賊的人，都有三言兩語的！』





平儿忙陪笑解劝，一面又拉了侍书
进来。周瑞家的等人劝了一番，凤姐直
待服侍探春睡下，方带着人往对过暖香
坞来。

彼时李纨还病在床上，她与惜春是紧邻，又和探春相近，故顺路先到这两处。因李纨才吃了药睡着，不好惊动，只到丫环们房中，一一的搜了一遍，也没有什么东西。





接着到了惜春房中。惜春年少，吓的不知当有什么事故，凤姐少不得安慰她。谁知竟在入画箱中寻出一大包银靛子来，又有一包男人的靴袜等物。

凤姐黄了脸，问：『是哪里来的？』
入画跪下哭诉真情：『这是珍大爷赏我哥哥的。因我们老子娘都在南方，所以每常得了，悄悄的烦老妈妈带进来，叫我收着的。』





惜春胆小，害怕的只叫凤姐带了入画去。凤姐笑道：『若果真呢，也倒可恕。若这话不真，你可就别想活了。』入画哭道：『我不敢撒谎，奶奶只管明日问我们奶奶和大爷去。』

凤姐又问入画是谁传递的。惜春道：『若说传递，必是后门上的老张。她常和这些丫头们鬼鬼崇崇的，这些丫头们也肯照顾她。』凤姐听说，便命人记下，等明日对明再议。





王善保家的原和张家有隙，如今听见是她传递，正碰在心坎上，因撻掇凤姐道：『这传东西的事关系更大，奶奶倒不可不问！』凤姐道：『我知道，不用你说。』于是别了惜春，方往迎春房内去。

迎春已經睡着了，鳳姐吩咐：『不必
驚動姑娘。』遂往丫環們房里來。因司棋
是王善保家的外孫女兒，鳳姐要看王家
的可藏私不藏，留神看她搜檢。





王家的先从别人箱子搜起，皆无别物，及搜司棋箱中，随意掏了一回，便说：『也没有什么。』方要关箱时，周瑞家的道：『这是什么话？有没有，总要一样看看，才公道。』

周瑞家的说着，便伸手拿出一双男子的绵袜并一双缎鞋，又有一个小包袱。打开看时，里面是一个同心如意和一个字帖儿。一总递给凤姐。





凤姐看那帖上写道：『上月你来家后，父母已觉察了。若园内可以相见，倒比来家好说话。所赐香珠二串，已查收。今寄香袋一个略表我心。千万收好！表弟潘又安具。』

凤姐不由的笑起来。那王家的见了鞋袜，心内已虚，今见凤姐看着红帖笑，便道：『必是她们写的账不成字。』凤姐道：『正是这个账算不过来！你是司棋的老娘，她表弟该姓王，怎么又姓潘呢？』





王善保家的见问的奇怪，只得勉强告道：『司棋的姑妈给了潘家，所以她姑表弟兄姓潘。』凤姐笑道：『这就是了。我念给你听听。』说着，从头念了一遍，大家都吓了一跳。

那王家的一心只要拿別人的錯，不想反拿住了她外孫女兒，又氣又臊，只恨无地縫可鑽。凤姐瞅着她抿嘴笑道：『这倒也好。不用她老娘操一点儿心，就给她弄了个好女婿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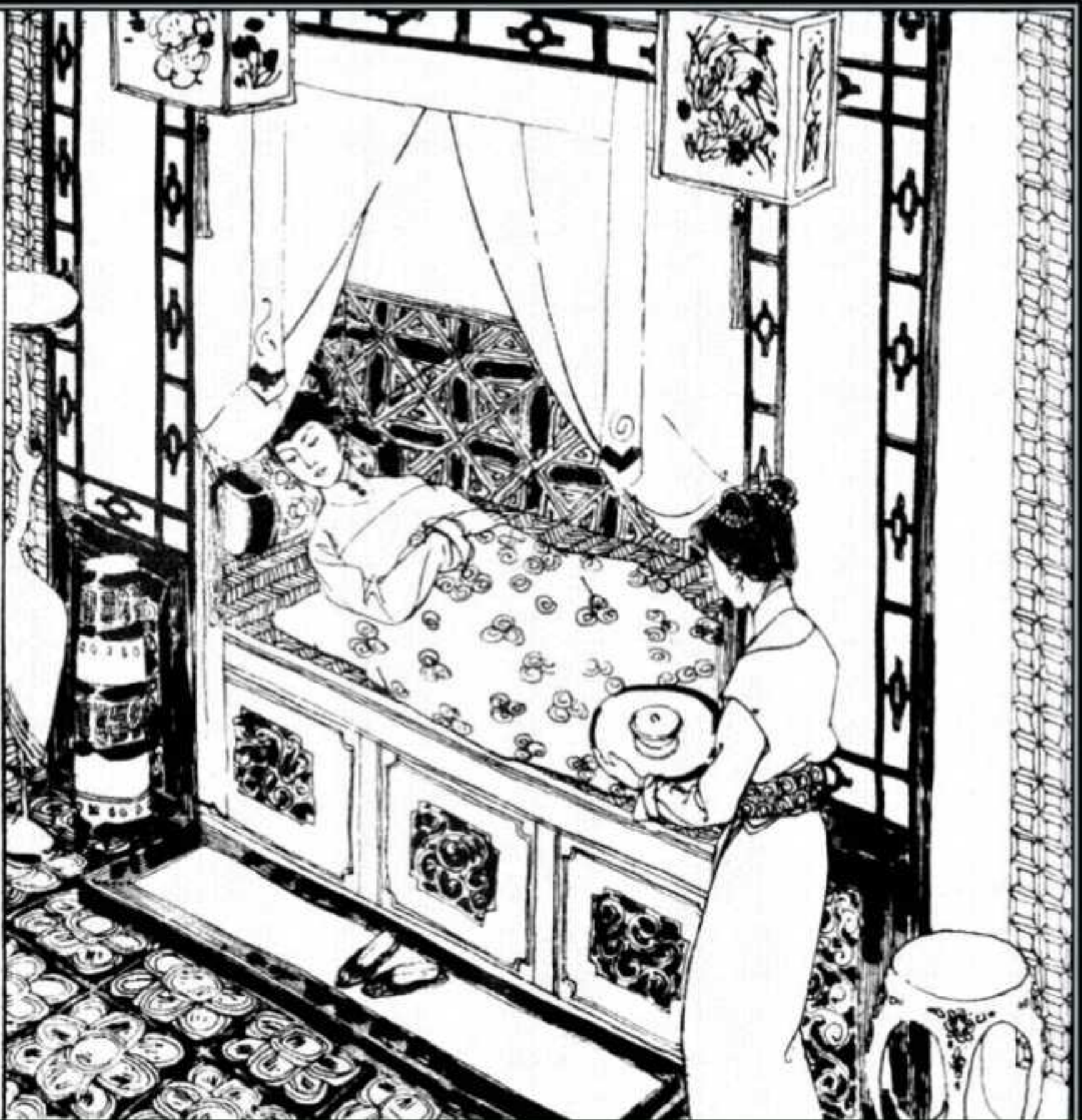




周瑞家的也笑着凑趣儿，王善保家的无处煞气，只好打着自己的脸骂道：『老不死的娼妇，怎么造下孽了？说嘴打嘴，现世现报！』众人见她如此，要笑又不敢笑。

凤姐见司棋低六不语，也并无畏惧惭愧的样儿，倒觉可异。此时夜深，且不盘问，只怕她夜间自寻短见，遂唤了两个婆子监守。自带了人，拿了赃证，回来歇息，等待明日料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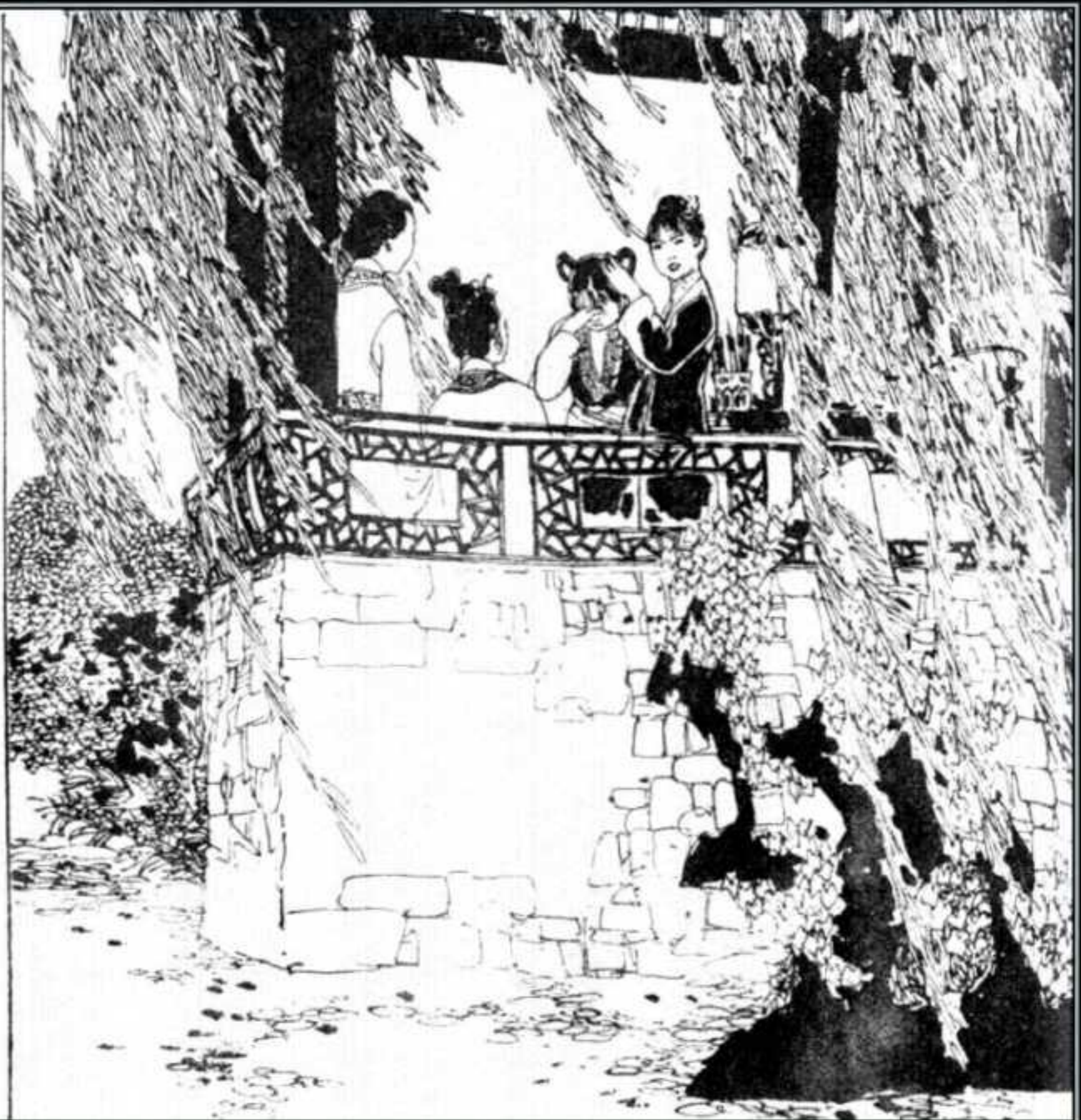




谁知凤姐夜里忽然发起烧来，次日便觉身体十分软弱，请医诊视，开方吃药。老嬷嬷们回了王夫人，遂将司棋之事暂且搁起。

可巧這日尤氏來看鳳姐。坐了一回，忽見惜春遣人來請，尤氏到她房中，惜春便將昨夜之事細細告訴了，又命人將入畫的東西一概要來給尤氏過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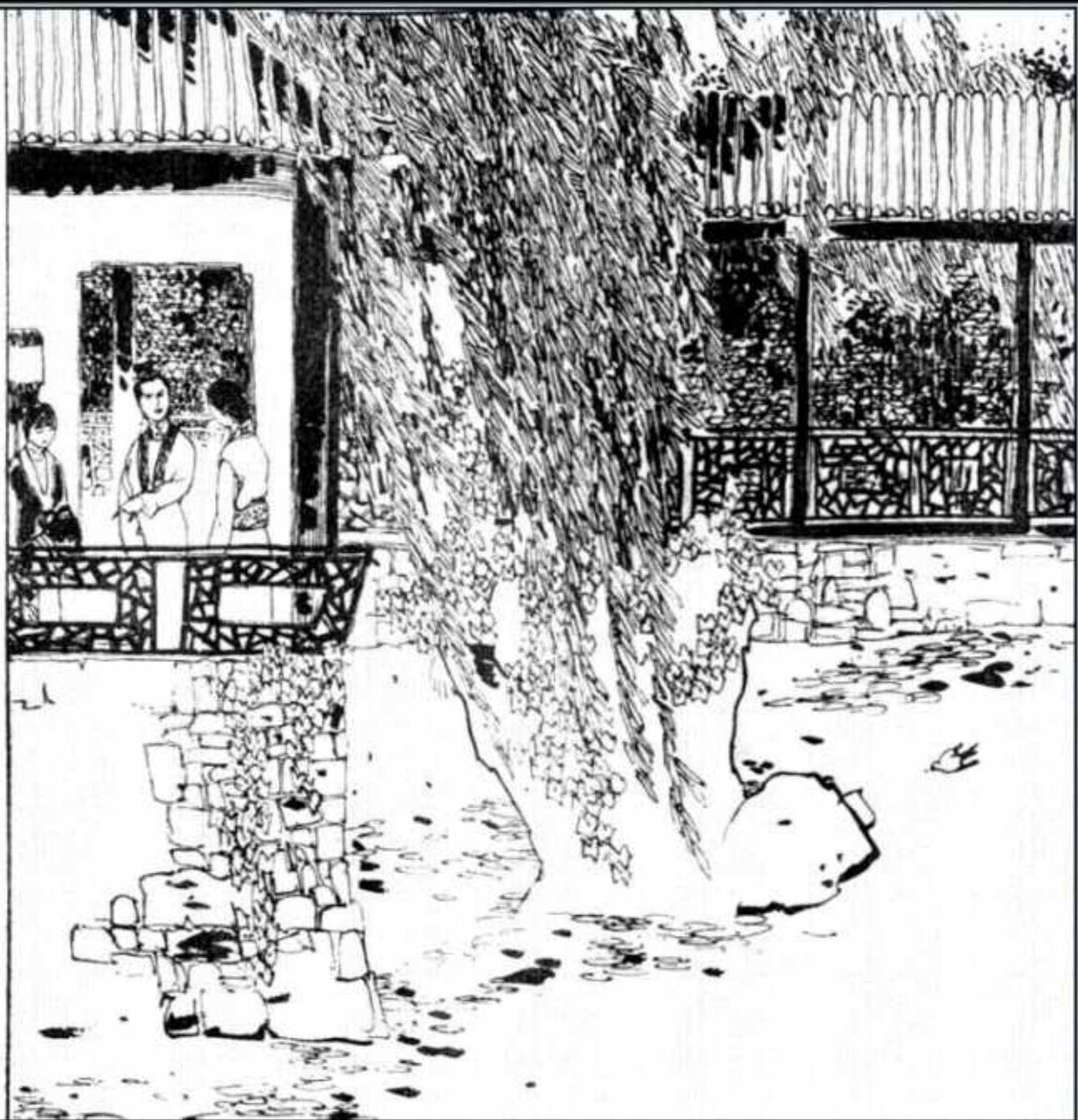




尤氏看了道：『实是你哥哥赏她哥哥的，只不该私自传送。』惜春道：『这些姐妹，独我的丫头没脸，我如何去见人！今日嫂子来的恰好，快带了她去。或打，或卖，我一概不管。』

入画跪地百般哀求，尤氏等也都劝说，惜春只是咬定牙不肯留。还说：『近日听得多少人议论你们那边，以后连我也不便往你们那边去了。』尤氏道：『姑娘既听见议论我们，就该问他才是。』





惜春冷笑道：『我一个姑娘家，只好躲是非，能保住自己就够了。以后你们有事，好歹别累我。』尤氏又好气又好笑，向众人道：『你们听这些话，无原无故，又没轻重，怪道人人都说四姑娘糊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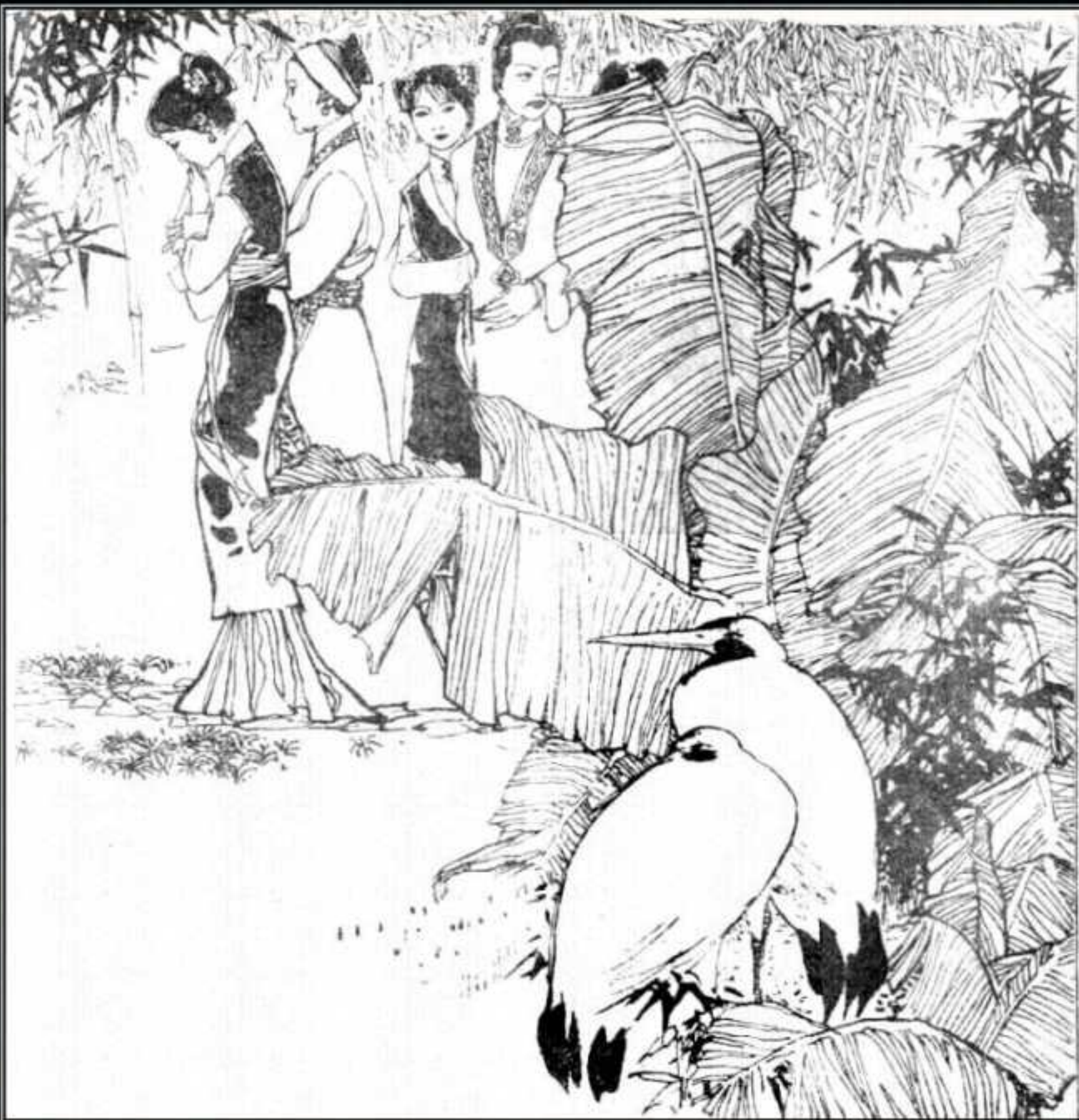
众人劝道：『姑娘年轻，奶奶只别生气。』惜春道：『我虽年轻，这话却不年轻。』尤氏道：『可知你真是心冷嘴冷的人。』惜春道：『我怎么不冷！我清清白白的人，为什么叫你们带累坏了？』





尤氏心内原有病，听说有人议论，已是羞恼，今见惜春又说这话，因按捺不住，问道：「怎么就带累了你？我们以后就不亲近你，仔细带累了小姐的美名儿！」即刻就叫人将入画带了过去。

尤氏賭氣去了。惜春道：『你这一去了，若果然不来，倒也省了口舌是非，大家倒还干净。』尤氏听了，越发生气，但终久她是姑娘，不好和她认真拌嘴，只得忍了这口气，一径往李纨这边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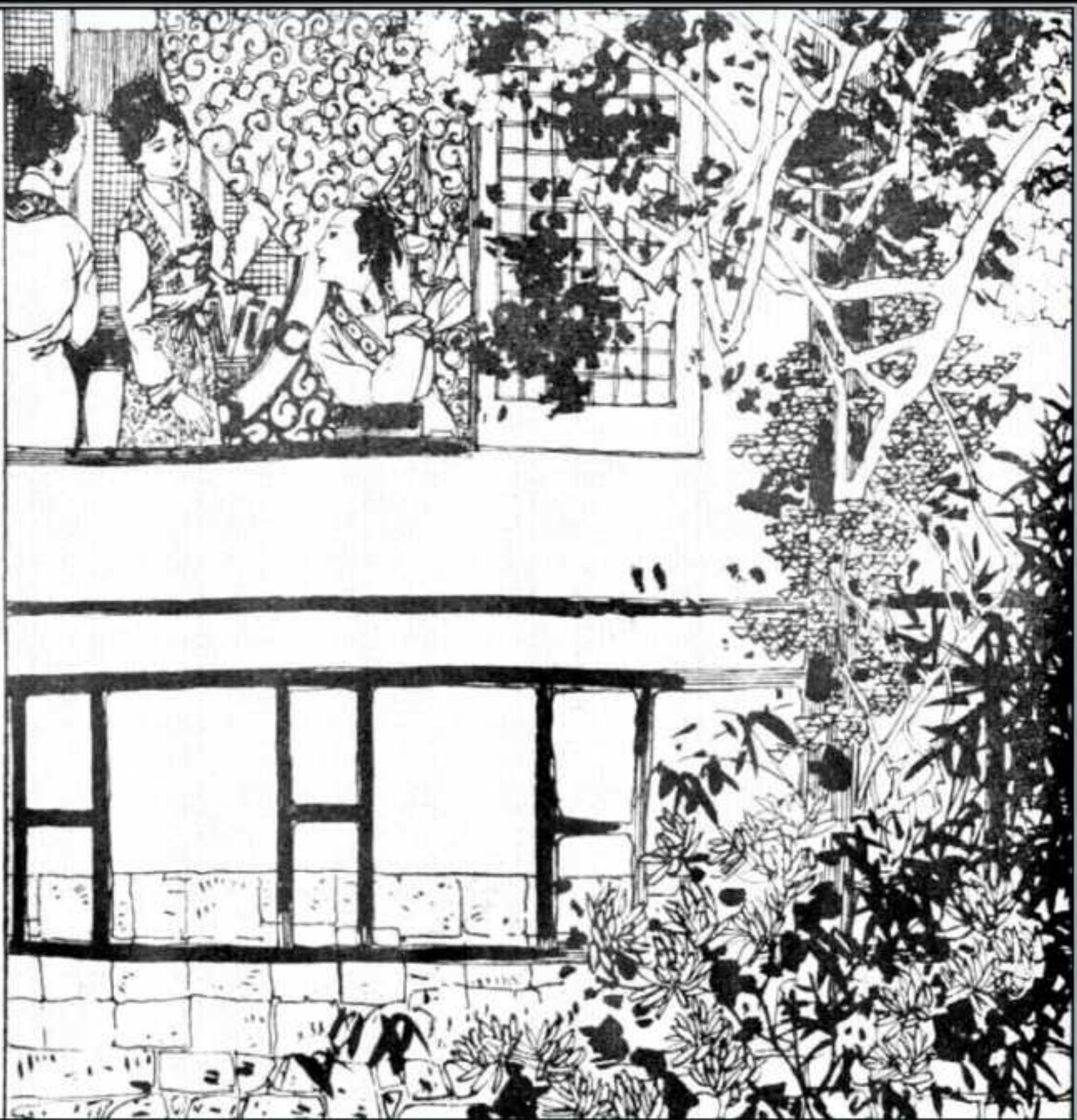




李纨近日略觉身子好些，拥衾倚枕，坐在床上，正欲有个人来说些闲话。因见尤氏来了，便命丫环倒茶让座。谁知尤氏只呆呆的坐着，半日出神无话。

李纨问尤氏因何事心中不快，尤氏哼了一声：『我们家里的人，只会假礼假体面，做出来的事都够瞧的了！』李纨知为昨夜的事，笑道：『你这话谁说？』尤氏道：『你倒问我！你敢是病的昏了？』





一语未了，只见宝钗进来，向李纨道：『我来告诉大嫂子一声，只因我妈妈身上不自在，我今日要出去陪老人家夜里作伴。我想又不是大事，且不必回老太太、太太，等好了，我横竖进来呢。』

李纨便道：『既这样，妹妹只管去。你好歹住一两天，还进来，别叫我落不是。』宝钗笑道：『你又不曾卖放了贼，落什么不是呢？』李纨听了，只看着尤氏笑，尤氏也看着李纨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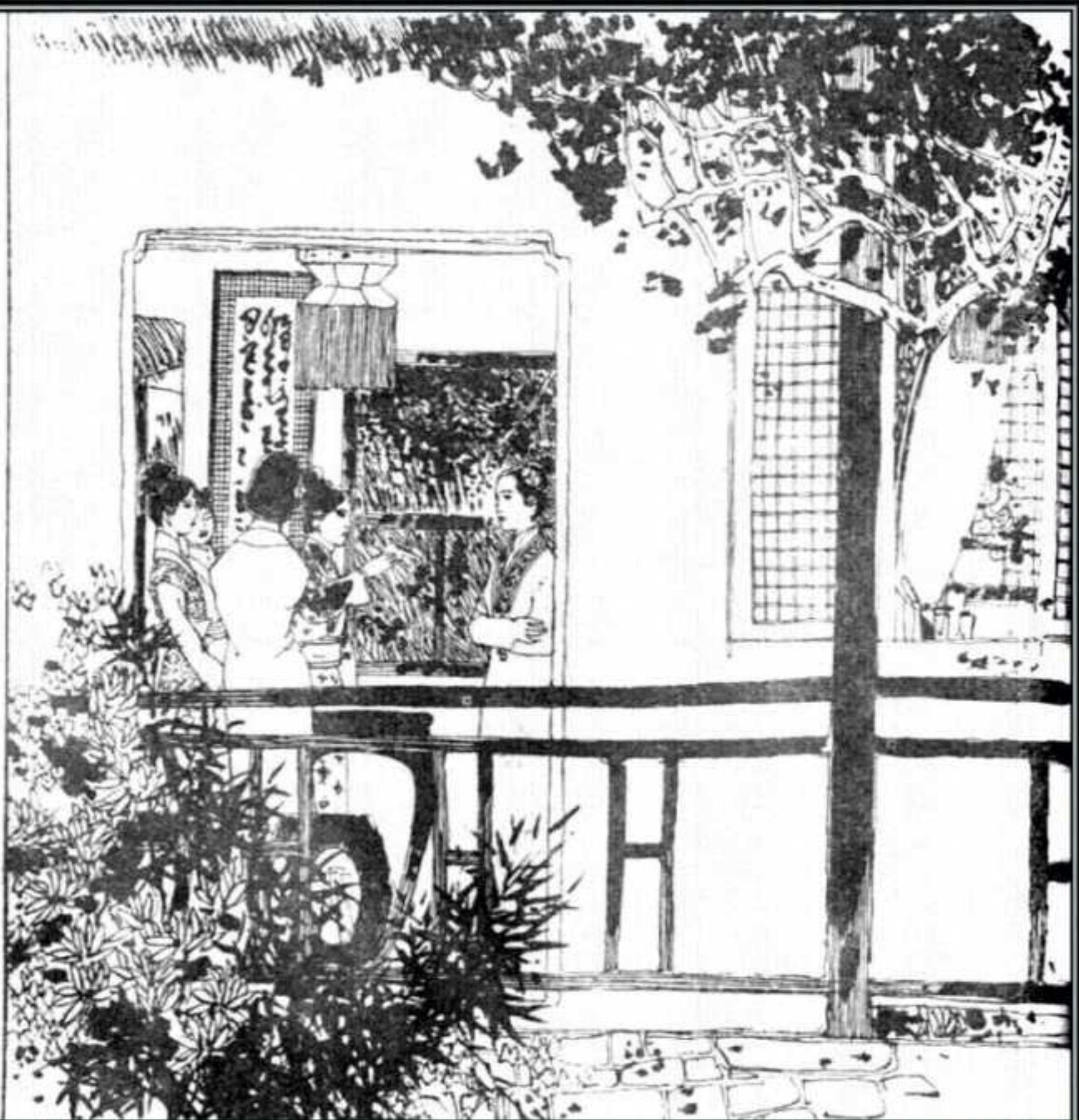




正说着，史湘云和探春来了。宝钗便说要出去一事。探春道：『很好。不但姨妈好了还来，就便好了不来也使得。』尤氏笑道：『怎么捧起亲戚来了？』探春冷笑道：『有别人捧的，不如我先捧！』

探春又道：『亲戚们好，也不必长住着，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尤氏笑道：『我今儿晦气，偏碰着你们气头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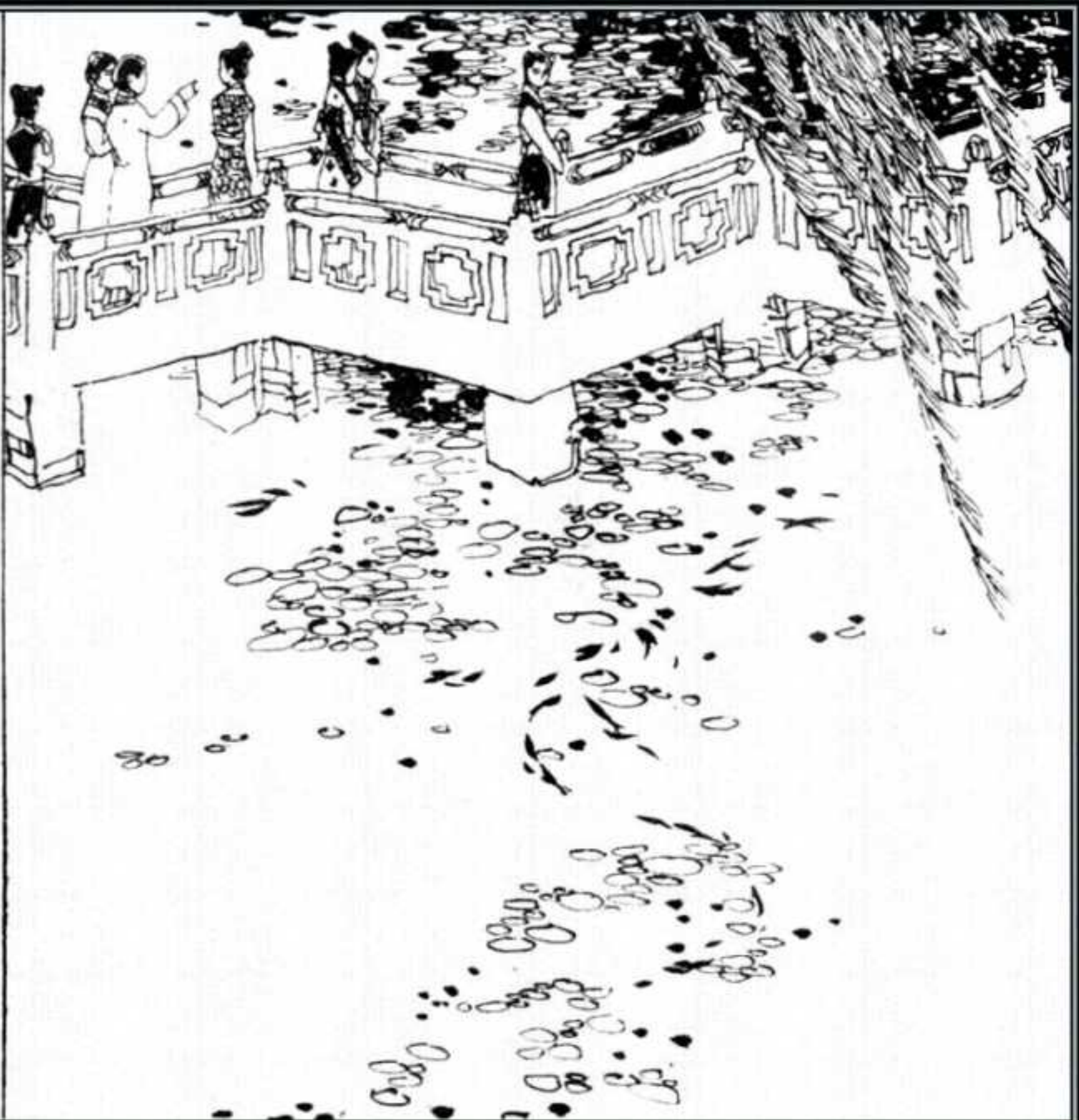




探春问是谁给了她气受，尤氏不应。探春知她怕事，笑道：『你不必吓的这个样儿。告诉你吧：我昨日把王善保的老婆打了，我还顶着徒罪呢。』随把昨夜的事一一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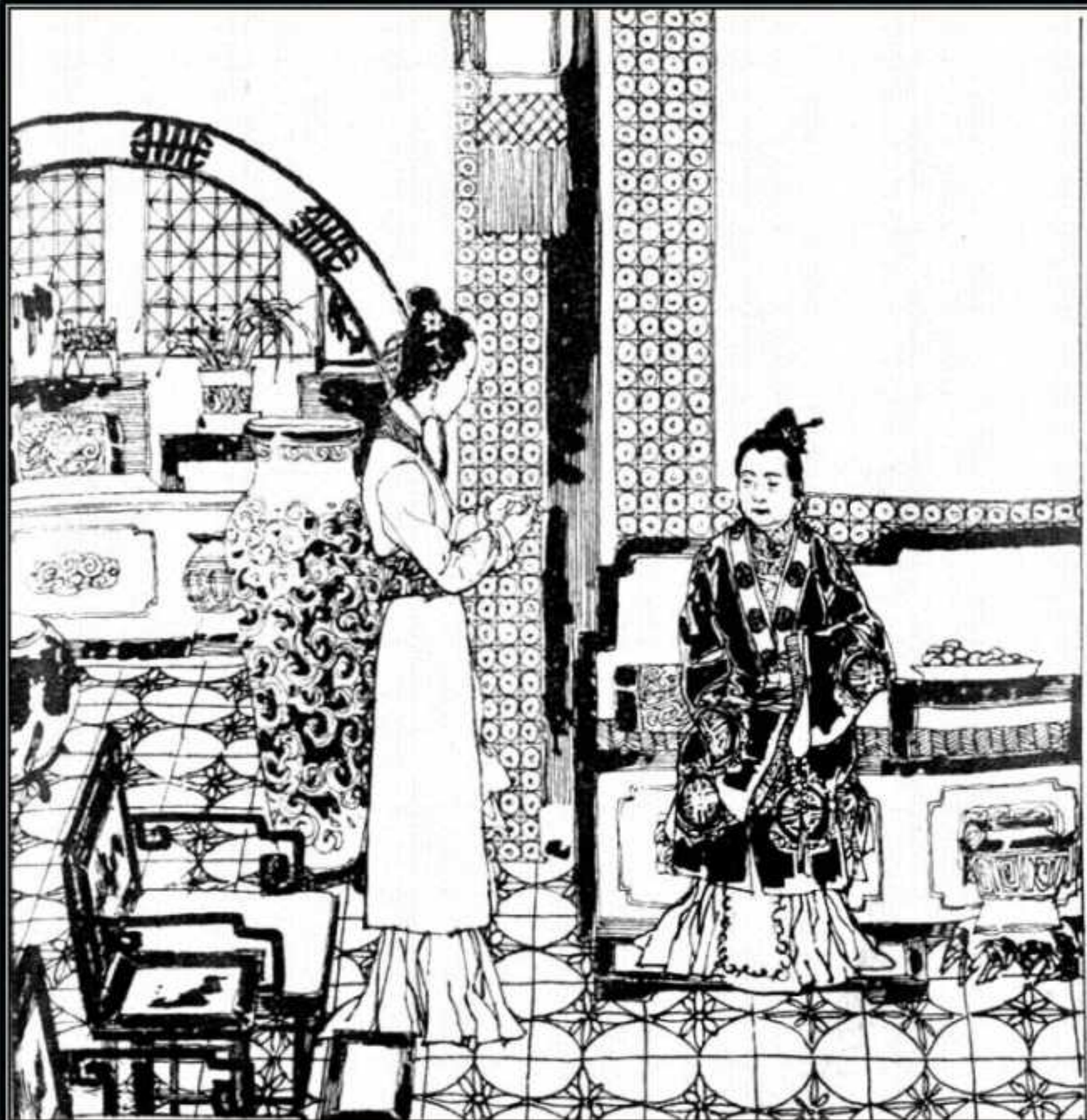
尤氏也把惜春方才的事說了一遍。探春道：『這是她的脾氣，我們再扭不過她的。』又告訴她們：『今日一早就打發人去打听王家的怎麼樣，才剛回來說：王家的挨了一頓打，嗔着她多事。』





尤氏、李纨道：『这倒也是正礼。』探春冷笑道：『这种遮人眼目的事，谁不会做？且再瞧就是了。』尤氏、李纨皆默无所答。一时，丫头们来请吃饭，大家便往前边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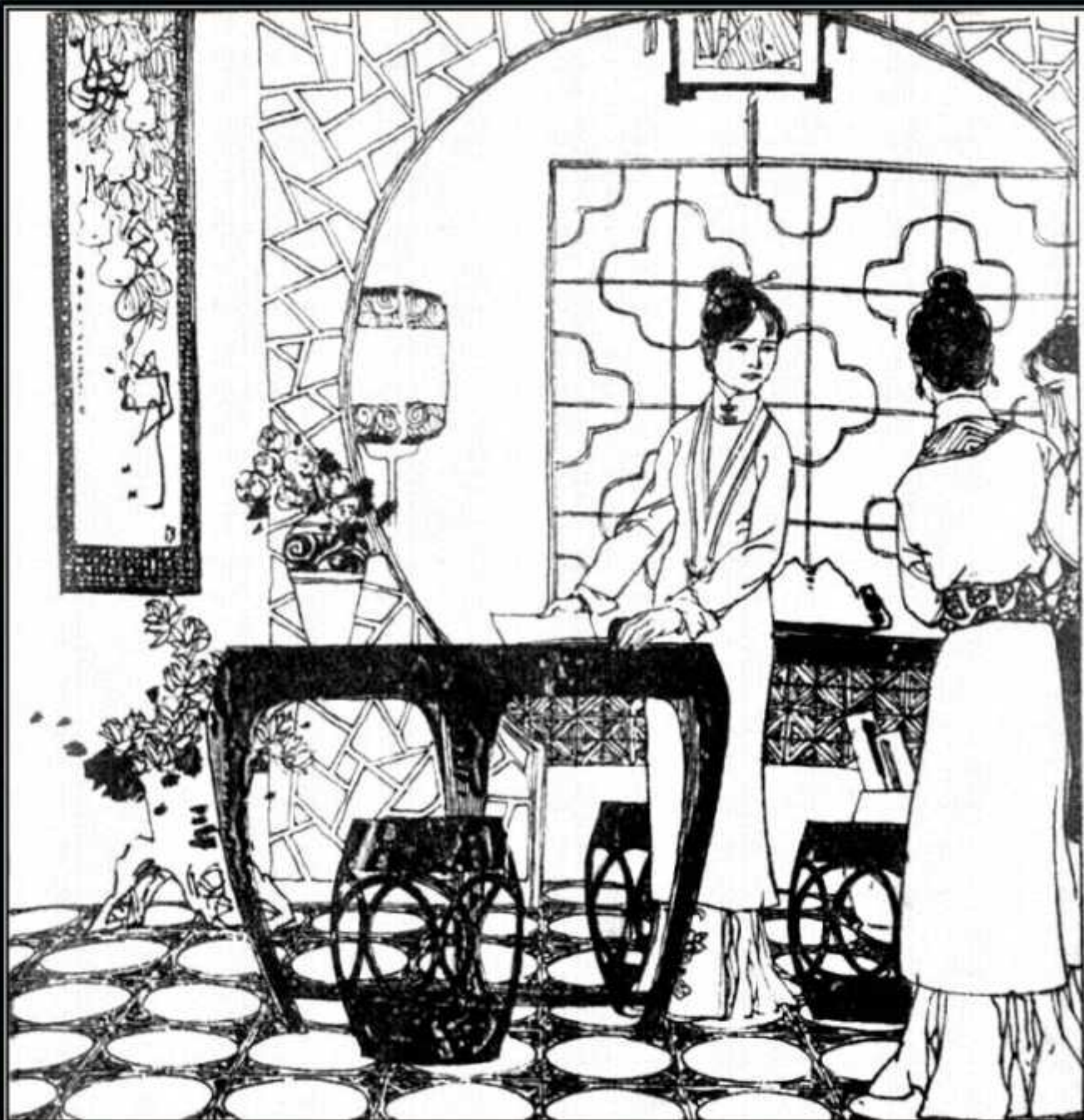
吃毕了饭，王夫人回房，便唤周瑞家的来问：『昨夜园中搜检的事情，可得下落？』周瑞家的已和凤姐商议妥了，一字不隐，回明王夫人。





王夫人想到司棋系迎春丫头，要令人去回邢夫人。周瑞家的道：『今日那边太太嗔着王家的多事，打了几个嘴巴。如今我们去回，恐怕又多心，不如把司棋连赃证一并带过去，岂不省事？』

王夫人想了一想，说：『这也倒是。快办了这一件，再办咱们家的那些妖精。』周瑞家的听说，会齐了那边几个媳妇，先到迎春房里，回明迎春。迎春含泪，似有不舍之意。





司棋知不能免，跪着哭求迎春。无奈迎春语言迟慢，耳软心活，是不能作主的。周家的道：『你还要姑娘留你？便留下，也难见园里的人了。』倒不如不知鬼不觉的去吧，大家体面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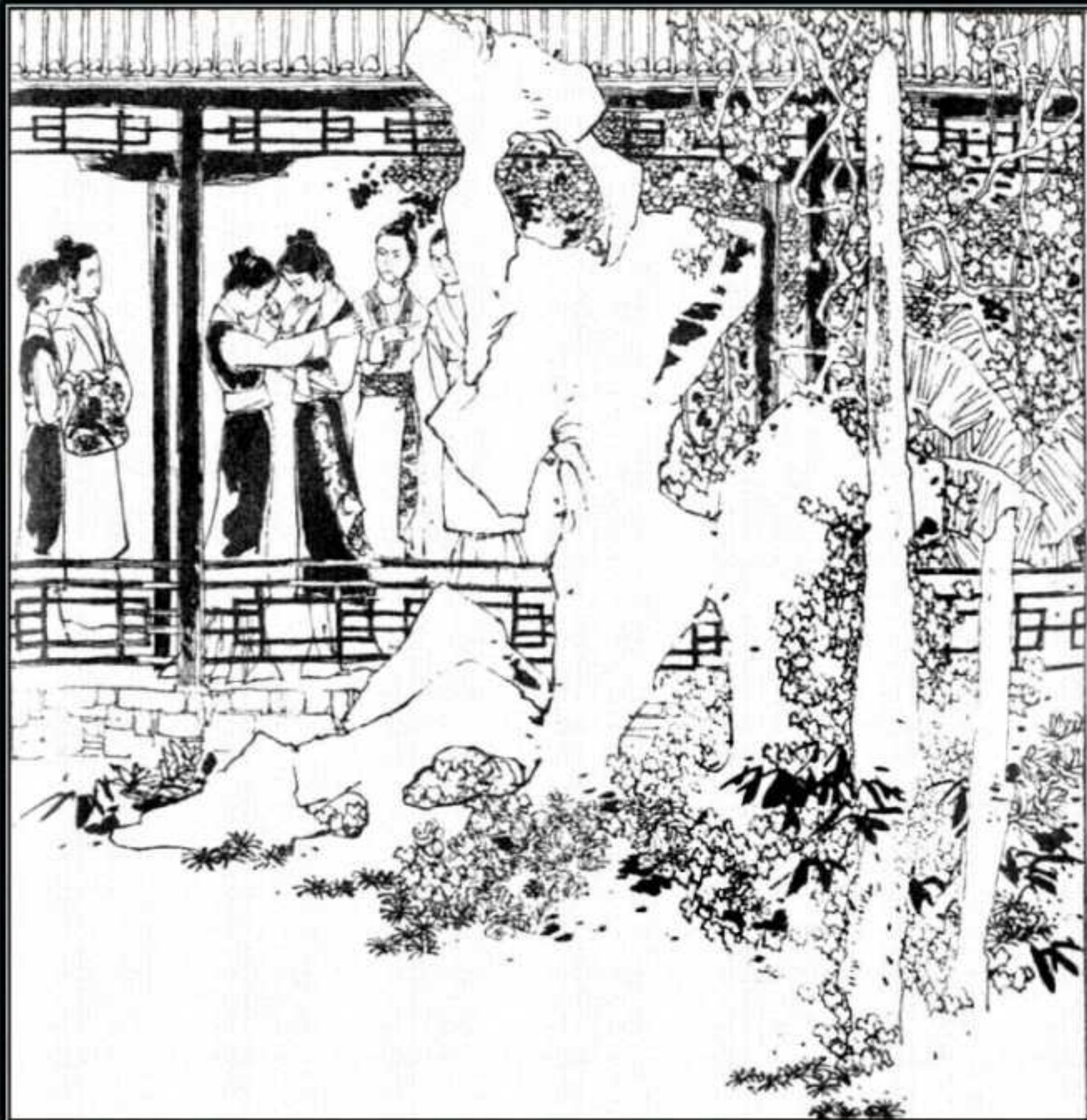
迎春听了这话，方发话道：『你瞧入画也是几年的，说去就去了。自然不止你两个，想这园里凡大的都要去呢。』周瑞家的道：『到底姑娘明白。明儿还有打发的人呢，你放心吧。』





司棋无法，只得含泪给迎春磕头，和众人告别。又向迎春耳边说：『好歹打听我受罪，替我说个情，就是主仆一场！』迎春含泪答应。于是周瑞家的等人，带了司棋出去。

走了没几步，只见后头绣橘赶来，一面擦泪，一面递给司棋一个绢包，说：『这是姑娘给你的，做个念心儿吧。』司棋接了，不觉更哭起来。





周瑞家的不耐烦，只管催促，二人只得散了。司棋又央求让她到相好姐妹跟前辞一辞。周瑞家的冷笑道：『我们还有正经事呢。』一面说，一面总不住脚，直带着出后角门去了。

可巧宝玉从外头进来，一见带了司棋出去，不觉如丧魂魄，忙拦住道：『姐姐们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的便道：『太太吩咐不许少捱时刻。我们只知道太太的话，管不得许多。』





司棋见了宝玉，拉住哭道：『她们做不得主，好歹求求太太去！』宝玉不禁也伤心，含泪说道：『我不知你做了什么大事！晴雯也气病着，如今你又要去了，这怎么好！』

周瑞家的發躁向司棋道：『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要不听说，我就打得你了。一个小爷见了面，也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那几个妇人便不由分说，拉着司棋出去了。





宝玉恨的只瞪着她们：『奇怪！怎么这些人，一嫁了汉子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坏了！』守园门的婆子笑道：『这样说，凡女儿个个是好的，男人个个是坏的了？』宝玉发恨道：『不错，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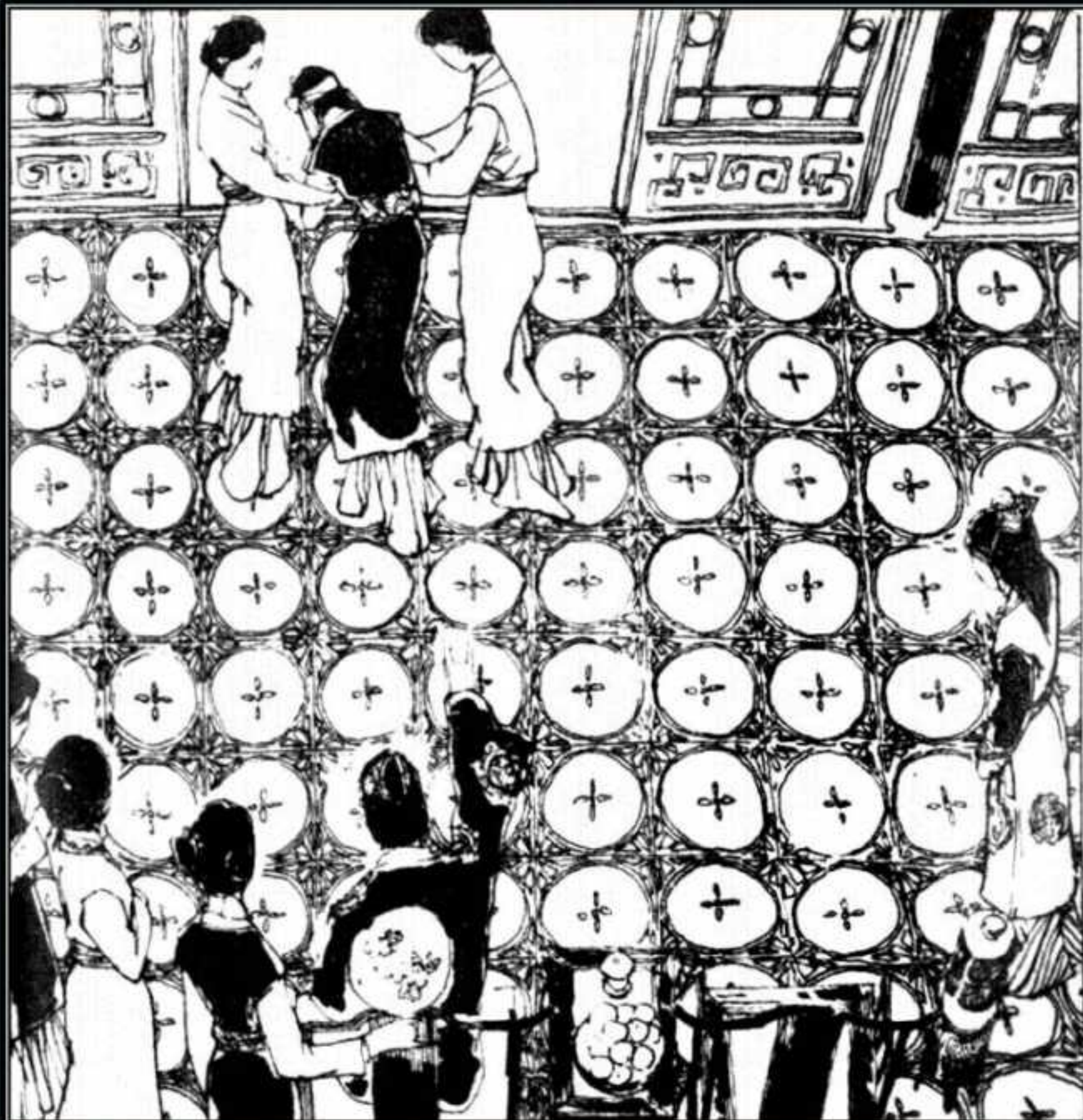
正说着，只见几个老婆子走来，说道：『你们小心传齐了伺候着，此刻太太亲自到园里查人呢。』又吩咐：『快叫怡红院晴雯姑娘的哥嫂来，在这里等着，领她妹子出去。』





宝玉一闻此言，便料道晴雯也保不住了，飞也似的赶了去。及到了怡红院，只见一群人在那里，王夫人在屋里坐着，一脸怒色，见了宝玉也不理。

晴雯正发着高烧，现打炕上拉下来，蓬头垢面的。王夫人吩咐：『把她贴身的衣服撂出去，余者留下，给好的丫头们穿。』两个女人搀架着晴雯出去了。





王夫人又命把这里所有的丫头们都叫来，一个一个亲自看了一遍。因问：『谁是和宝玉一日的生日？』李嬷嬷指道：『这一个蕙香，又叫四儿的，是同宝玉一日生日的。』

王夫人細看了一看，冷笑道：『這也是个沒廉耻的貨！她背地里說同生日就是夫妻。打量我不知道呢！誰知我的心耳神意時時在這裡。我統共一個寶玉，難道放心让你们勾引坏了不成？』





四儿见说着她素日和宝玉的私语，不禁红了脸，低头垂泪。王夫人即命：『也快把她家人叫来，领出去配人。』又问：『芳官呢？』芳官只得过来。

王夫人道：『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你成精鼓捣，调唆宝玉，无所不为！』芳官笑辩道：『并不敢调唆什么。』王夫人道：『你还强嘴！你连你干娘都压倒了一！唤她干娘来领去。』





王夫人又吩咐，凡上年分给各姑娘的唱戏女孩子们，一概不许留在园里，都叫她们的干娘带出去，自行聘嫁。一语传出，这些干娘皆感恩趁愿不尽，约齐了给王夫人磕头领去。

王夫人又滿屋里搜檢宝玉的東西。凡略有眼生的，一并命收卷起來，拿到自己房里去。又吩咐襲人、麝月：『你們小心！往后再有一點分外之事，我一概不饒！』說畢，帶領眾人又往別處去閱人。





宝玉只道王夫人不过来搜检搜检，
谁知竟这样雷嗔电怒的。所责的事，皆
系平日私语，一字不错，料必不能挽回。
一直送王夫人到沁芳亭，王夫人命：『回
去好生念书，仔细明儿问你！』

宝玉一路打算：『谁这样犯舌？况这
里事无人知道，如何就都说着了？』进了
怡红院，便倒在床上大哭起来：『我究竟
不知晴雯犯了什么弥天大罪！』





袭人劝道：『你果然舍不得她，等太太气消了，再求老太太叫进来。』宝玉道：『这也罢了，咱们私自玩话，怎么太太都知道了？』袭人道：『你有什么忌讳的？』一时高兴，就不管有没有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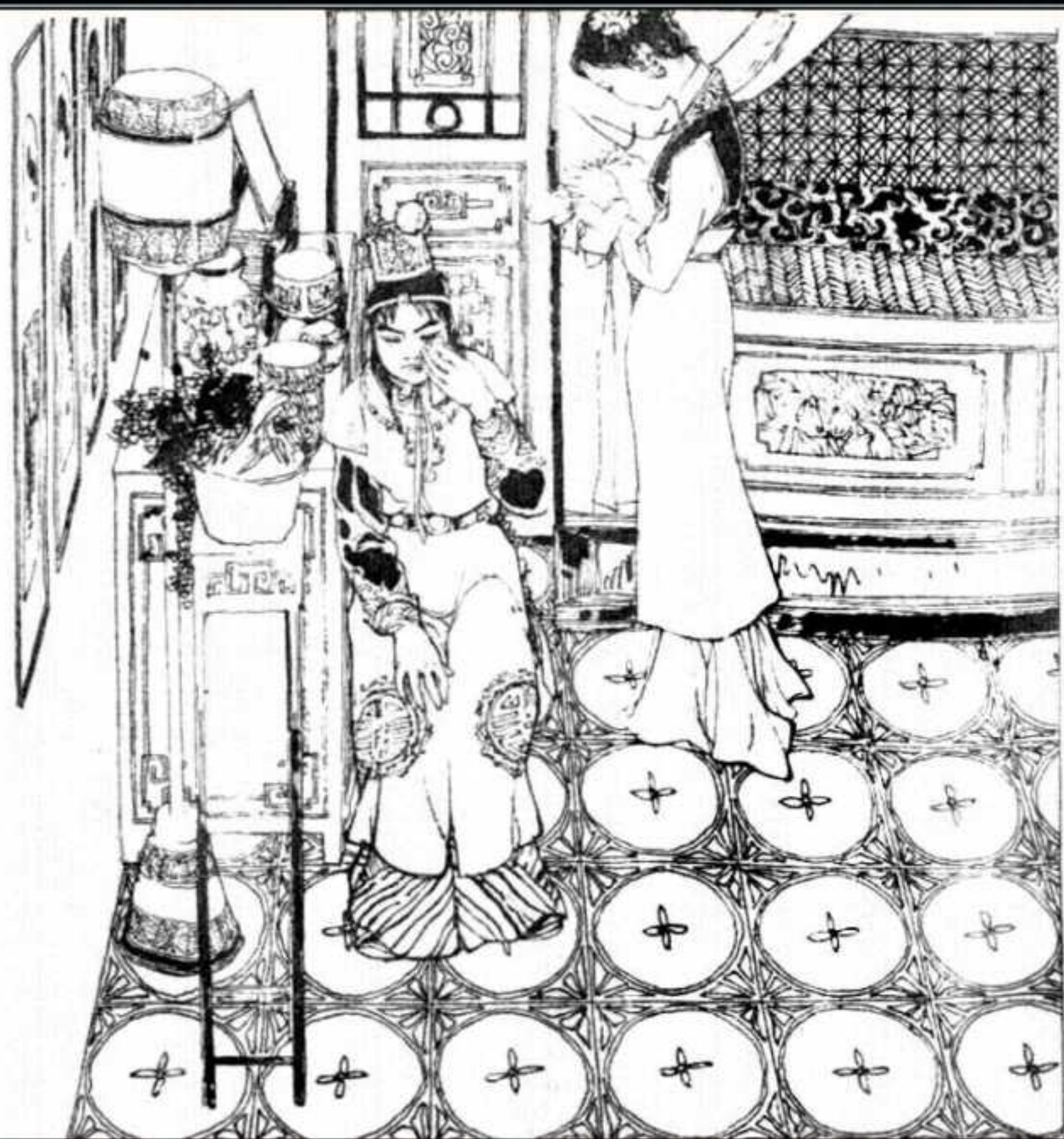
宝玉道：『怎么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了，单不挑出你的来？』袭人心内一动，低头半日，无可回答。因笑道：『若论我们，也有玩笑话的，想是太太还有别的事，等完了，再发放我们。』





宝玉笑道：『你是头一个出了名的至善至贤的人，怎得有什么该罚之处？只是晴雯虽生的比人强些，也没妨碍什么人，就是性情爽利，口角锋芒，也没得罪了哪一个！』说毕，复又哭起来。

袭人细揣此话，却是宝玉有疑她之意，不好再劝。只听宝玉冷笑道：『我想晴雯一身重病，又一肚子闷气，又没有亲爹热娘，这一去，不过十天半月，再不能见一面了！』说着，越发心痛起来。





袭人只得又劝了一会，宝玉道：『我有一句话和你商量，晴雯的东西，是瞒上不瞒下，悄悄的送还她去。』袭人笑道：『这话还等你说，我早打点好了，只等晚上悄悄的叫人送去。』

次日午后，宝玉将一切人稳住，独自到园子后角门，央一个老婆子带他到晴雯家去。先是这老婆子百般不肯，只说怕人知道，回了太太。无奈宝玉死活央告，又许她钱，老婆子方带了他去。





晴雯被撵出来后，住在她姑舅哥哥家。她哥嫂哪有心肠照管她，吃了饭，各自出门去了。宝玉命那婆子在外了望，独自掀起布帘进来，只见晴雯睡在一领芦席上。

当下晴雯因着了风，又受了她哥嫂的歹话，病上加病，嗽了一日，才蒙眈睡了。忽听有人唤她，强展双眸，一见宝玉，又惊又喜，又悲又痛，哽咽了半日，方说道：『我只道不得见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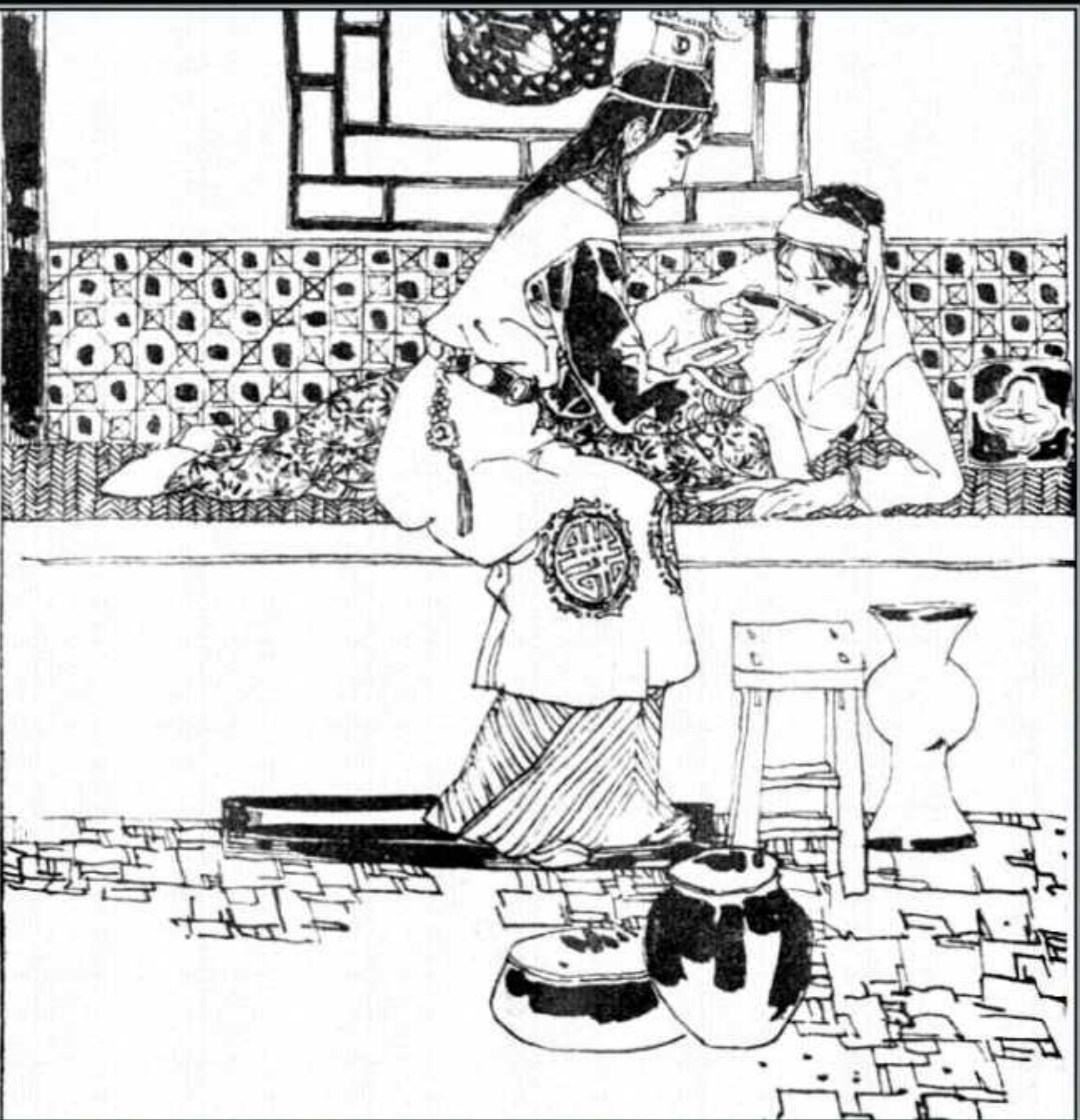
宝玉听说，不禁哽咽起来。晴雯道：

『阿弥陀佛！你来得好，且把那茶倒半碗我喝。渴了半日，叫半个人也叫不着。』

宝玉听说，忙拭泪问：『茶在哪里？』晴雯道：『在炉台上。』

宝玉看时，却是一个黑煤乌嘴的吊子。只得桌上去拿一个碗，洗了两次，复用绢子拭了，闻了闻，还有些气味，没奈何，提起壶来斟了半碗。看时，绛红的，也不大象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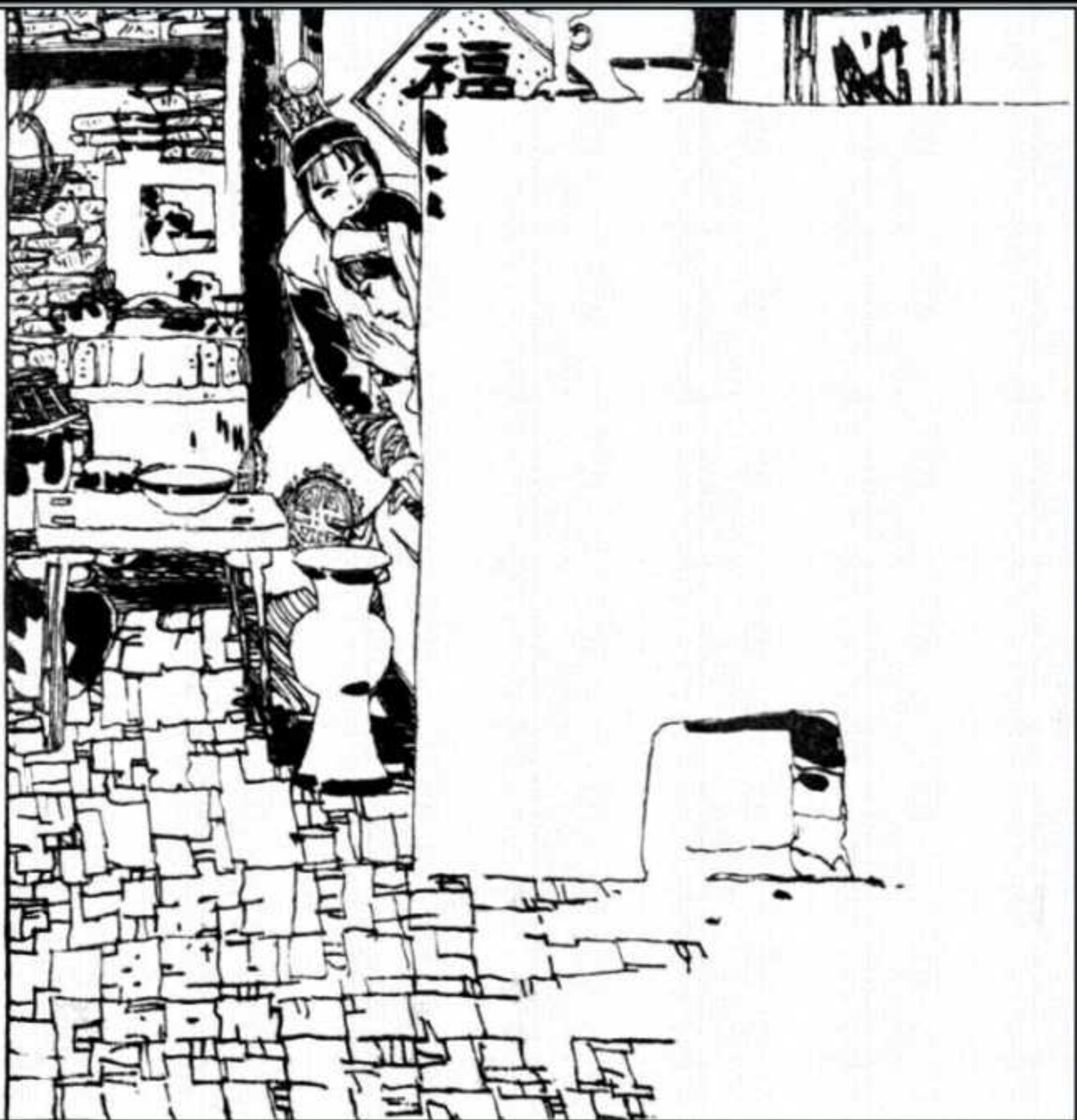




晴雯扶枕道：『快给我喝一口吧！这就是茶了，那里比得咱们的茶呢！』宝玉先自己尝了一尝，咸涩不堪，只得递给晴雯。只见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一气灌下去了。

宝玉看着，眼泪直流下来，问她有什么说的？晴雯呜咽道：『有什么可说的！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虽比别人生得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死咬定我是个狐狸精！』





晴雯说到这里，气往上咽，便说不出来，两手已经冰凉。宝玉又痛，又急，又害怕。便歪在席上，一只手攥着她的
手，一只手轻轻的给她捶打着。又不敢
大声的叫，真真万箭钻心。

两三句话时，晴雯才哭出来：『你去吧！这里腌臢，你哪里受得住？你的身子要紧。今日这一来，我就死了，也口眼闭了！』说罢，早喘成一处了。





只听窗外有人问道：『晴雯姐姐在这里住吗？』宝玉回头看时，见是柳五儿和她母亲两个，抱着一个包袱掀帘进来。看见宝玉，吓了一跳：『我的爷！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袭人姐姐正找呢！』

宝玉又与晴雯说了一回话，便和五儿母女一同辞了出来。会同原先领来的老婆子，一起往园中去。路上，又叮嘱五儿母女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到了自己房里，袭人便问：『到哪里去了？叫人好找！』宝玉只说到薛姨妈家去的，袭人听说，也就罢了。

晚間鋪床，襲人將自己鋪蓋搬來，鋪在寶玉外床。原來寶玉夜間醒了便要喚人，因晴雯警醒，所以这一二年，寶玉外床只晴雯睡着。寶玉发了一晚上的呆，襲人催他睡下，然后自睡。





只听宝玉在枕上长吁短叹，复去翻
来，直至三更以后，方渐渐安顿了。袭
人也就蒙眈睡着，没半盏茶时，只听宝
玉叫：『晴雯。』袭人连忙答应：『做什么？』

宝玉因要茶吃，袭人倒了茶来，宝玉
叹道：『我近来叫惯了她，却忘了是你。』
袭人笑道：『她乍来，你也曾睡梦中叫我，
以后才改了的。』说着，大家又睡下。





宝玉又翻转了一个更次，至五更方睡去时，只见晴雯从外走来，向宝玉道：『你们好生过吧。我从此就别过了！』说罢，翻身就走。宝玉忙叫时，又将袭人叫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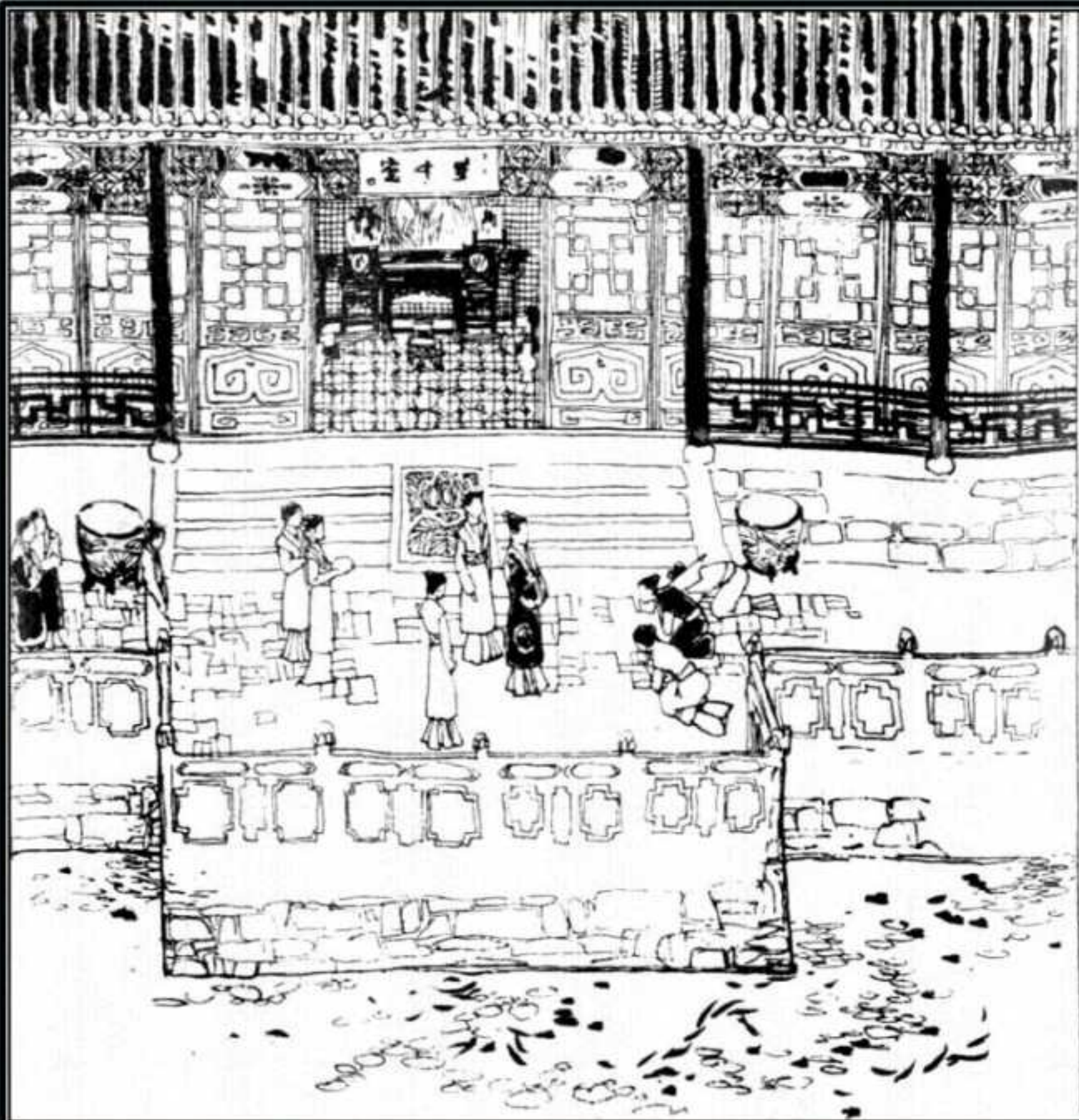
宝玉心里好生疑惑，恨不得一时天亮了，就遣人去问信。及至亮时，就有小丫头来传王夫人的话：『即时叫起宝玉，因今儿有人请老爷赏菊，要带了他去。』袭人便催宝玉起来梳洗更衣。





宝玉无法，忙忙前来。贾政命坐下吃茶，又向贾环、贾兰道：『宝玉读书，不及你两个，论题联和诗词，你们皆不及他。今日此去，未免叫你们做诗，宝玉需随便助他们两个。』

宝玉父子走后，就有芳官等干娘来见王夫人，回说芳官出去后，就疯了似的，勾引上藕官、蕊官，寻死觅活，只要铰了头发做尼姑去。王夫人道：『胡说！每人打一顿，看还闹不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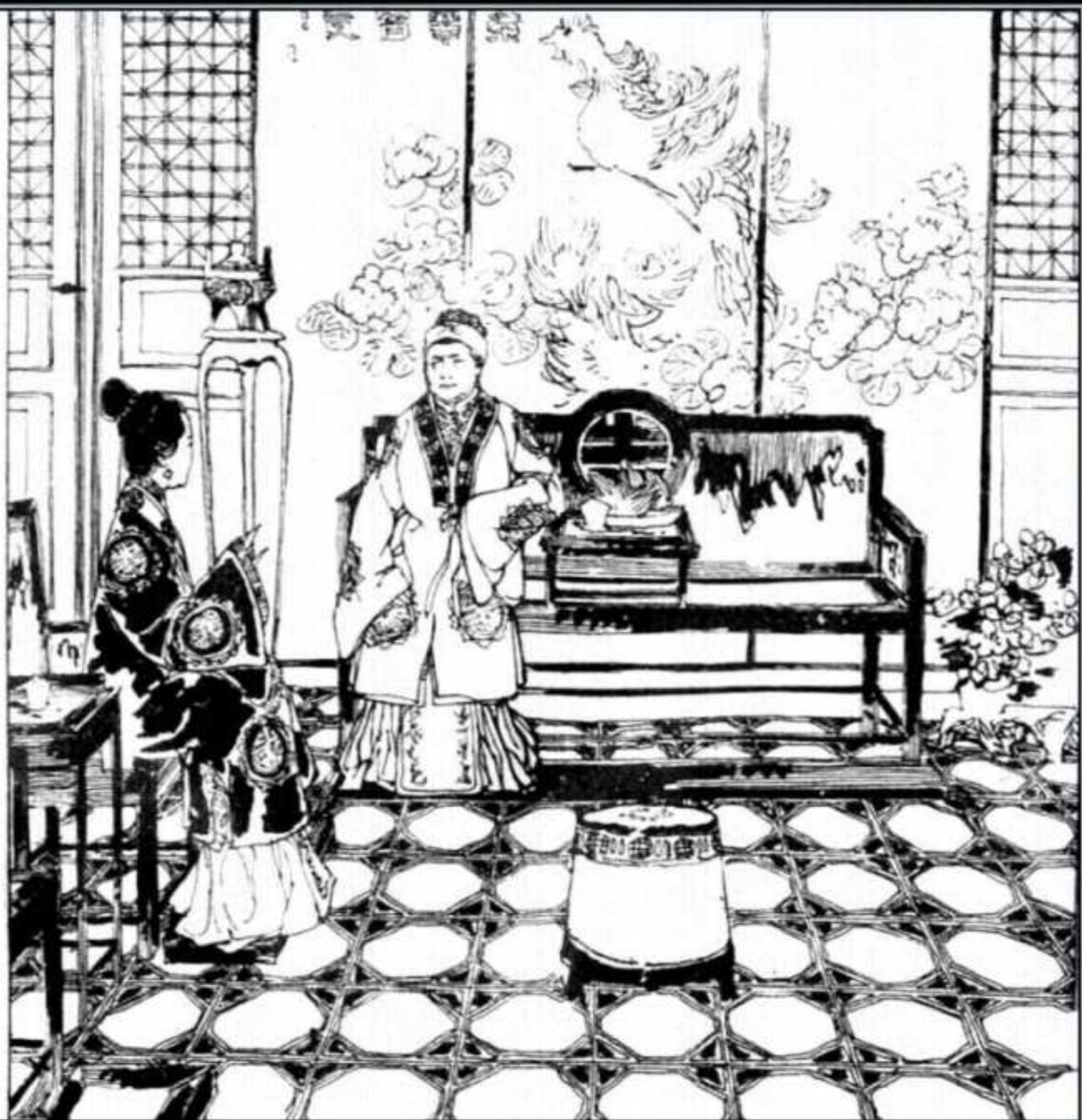




水月庵的智通与地藏庵的圆信听得此讯，就想拐两个女孩子去做活，便来劝王夫人：『虽说佛门难上，也要知道佛法平等，倒不要阻了她们的善念。』王夫人道：『既这样，你们就带去做徒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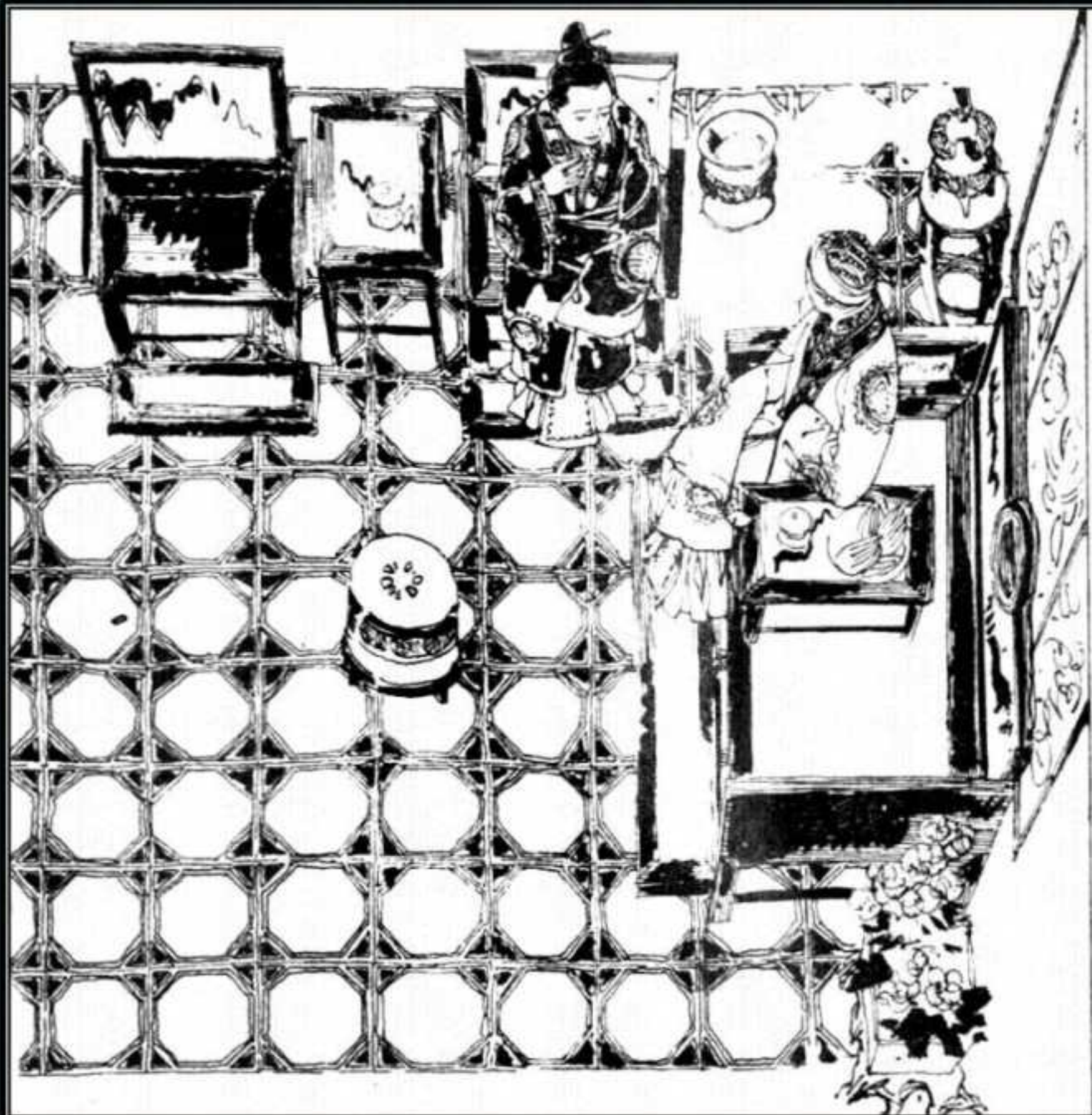
二尼姑念一声佛，便稽首拜谢。王夫人吩咐芳官等人的干娘，将她三人带
来。王夫人问之再三，她三人已立定主
意，遂当着王夫人面给两个尼姑叩了头，
拜了师父。三人就此出家去了。





芳官等去后，王夫人便往贾母处来，
回道：『宝玉屋里有个晴雯，我常见她比
别人淘气，也懒；而且病不离身，大夫
说是女儿痲，所以我叫她出去了。再那
几个学戏的女孩子，我也做主放了。』

贾母听了，点头道：『这是正理。但晴雯这丫头，我看她甚好，谁知变了！』王夫人笑道：『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错，只是她命里没造化，所以得了这个病。』又趁便将袭人夸了一番。





王夫人回到自己房里，一时，凤姐来了，王夫人见她精神复初，因告诉撵逐晴雯等事，又问：『宝丫头怎么私自回家去了？』凤姐道：『我想她必是为了前夜搜检的原故，她多了心，自己回避了。』

王夫人听了这话不错，便命人去请了宝钗来，分析前日的事，以解她的疑心，又叫她进来照旧居住。宝钗趁便就说家里妈妈病了，无人照应，今日正好回明，从此辞了，好搬东西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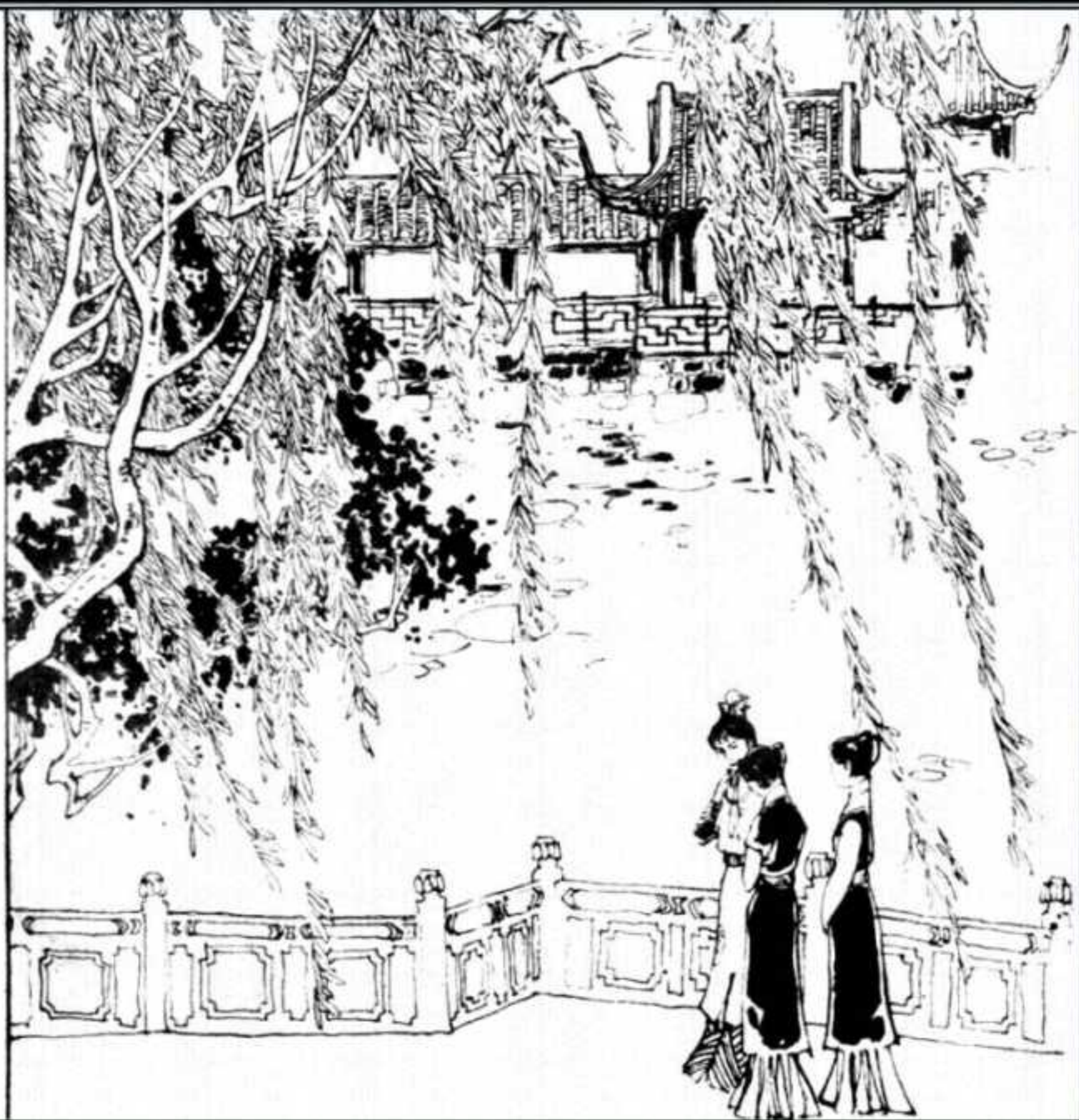




二人再三相劝，宝钗执意不从，只得依了。说话之间，宝玉等回来了，王夫人忙问：『今日可丢了丑没有？』宝玉笑道：『不但不丢丑，还拐了许多东西来。』王夫人喜欢不尽，命去见贾母。

宝玉同环、兰见了贾母，不免又问些话。宝玉一心记着晴雯，便说：『骑马颠了，骨头痛。』贾母命快回房去歇息。宝玉听了，忙进园来。





当下麝月、秋纹已带了两个丫头来等候，见宝玉出来，便随进园来。宝玉因说热，打发麝月、秋纹拿着东西先走，留下两个小丫头，悄悄问道：『自我去了，袭人姐姐打发人去瞧晴雯姐姐没有？』

一个丫头像说曾打发宋妈去瞧了。宝玉忙问回来说了什么？小丫头道：『回来，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夜，今日早起，就闭了眼，住了口，世事不知，只有出气的分儿了。』





宝玉忙问：『她一夜叫的是谁？』小丫头道：『一夜叫的是娘。』宝玉拭泪道：『还叫谁？』小丫头说：『没有听见叫别人了。』宝玉道：『你糊涂。想必没有听真。』

旁边的小丫头最伶俐，听如此说，便上来道：『真个她糊涂！我偷着瞧去了。晴雯姐姐平生聪明，至死不变，见了我便问：「宝玉哪里去了？」我告诉她了。她叹了一口气，说：「不能见了！」』





小丫头又道：『听晴雯姐姐说：「我不是死，如今天上少了一个花神，玉皇爷叫我去管花儿。此刻就要上任去了。」说罢，便咽了气。』宝玉忙问：『她说做总花神去了，还是单管一样花神？』

小丫头一时谄不上来，忽见园中芙蓉正开，便见景生情道：『她告诉我是专管芙蓉花的。』宝玉听了这话，不但为怪，还去悲生喜，看着那芙蓉花道：『此花也须得这样一个人去主管。』





宝玉又想：『虽然临终未见，如今且去灵前一拜，也算尽了这五、六年的情意。』想毕，忙至屋里，换了衣服，只说去看黛玉，遂一人出园，往前次看望之处来。

谁知晴雯哥嫂希图几两发送例银，回了王夫人。王夫人赏了十两银子，命：『即刻送到外头焚化了。』她哥嫂即便催人入殓，抬往城外化人厂上去了。宝玉扑了一个空，只得仍回园中来。





宝玉回至园中，猛见池上芙蓉，忽又想起：『死后并未至灵前一祭，如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又想：『虽然如此，亦不可太草率了，必得作一篇诔文，将这一段凄惨酸楚，挥发一遍。』

回至怡紅院中，因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鯨縠一幅，楷字写成，前序后歌，名曰『芙蓉女儿诔』。





又备了晴雯素喜的四样吃食，于黄昏人静时，命那小丫头捧至芙蓉前，先行礼毕，将那谏文挂于芙蓉枝上，泣涕念告。读毕，遂焚帛奠茗，依依不舍。

紅樓夢
畫譜

定价：0.32 元